夢溪筆談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WD
001100526614

夢溪筆談

(一)

沈括著

夢溪筆談卷之十四

藝文一

歐陽文忠常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鈎輈之句。文忠以爲語新而屬對親切。鈎輈鷓鴣聲也。李羣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輈格磔聲。郭索、蟹行貌也。楊雄太玄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殺蒸兮蘭籍。奠桂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耳。杜子美詩。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亦語反而意全。韓退之雪詩。舞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亦効此體。然稍牽強。不若前人之語渾成也。

退之城南聯句首句曰。竹影金鎖碎。所謂金鎖碎者。乃日光耳。非竹影也。若題中有日字。則曰竹影金鎖碎可也。

唐人作富貴詩。多紀其奉養器服之盛。乃貧眼所驚耳。如貫休富貴詩云。刻成箏柱雁相挨。此下里巴彈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韋楚老蚊詩云。十幅紅綃圍夜玉。十幅紅綃爲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謂不曾近富兒家。

詩人以詩主人物。故雖小詩。莫不埏蹂極工而後已。所謂句鍛月鍊者。信非虛言。小說崔護題城南詩。其

始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全。語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祇今何處在。至今所傳此兩本。唯本事詩作祇今何處在。唐人工詩。大率多如此。雖有兩今字。不恤也。取語意爲主耳。後人以其有兩今字。只多行前篇。

書之闕誤。有可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夭是椓。後漢蔡邕傳作天夭是加。與速速方穀爲對。又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坊記。君子之道。譬則坊焉。大戴禮君子之道譬猶坊焉。夫卦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王輔嗣曰。居德而明禁。乃以則字爲明字。

音韻之學。自沈約爲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觀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字協用。如詩。或羣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自今而後。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夫左右。无不能止。魚麗于罶。魴鱨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極多。又如孝孫有慶。萬壽无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唯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萬舞洋洋。孝孫有慶。易云。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班固東都賦。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如此亦多。今廣韻中慶一音卿。然如詩之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誰秉國成。卒勞百姓。我王不寧。覆怨其正。亦是怲正與寧平協用。不止慶而已。恐別有理也。

小律詩雖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盡一生之業爲之。至於字字皆鍊。得之甚難。但患觀

者滅裂則不見其工故不唯爲之難知音亦鮮設有苦心得之者未必爲人所知若字字皆是无瑕可指語音亦淡麗但細論无功景意縱全一讀便盡更无可諷味此類最易爲人激賞乃詩之折揚黃華也譬若三館楷書作字不可謂不精不麗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此病最難爲醫也

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爲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水類其左皆從水所謂右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歹而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戔爲義也

王聖美爲縣令時尚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聖美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主人問不曉何義聖美曰從頭不曉主人曰如何從頭不曉試言之聖美曰孟子見梁惠王已不曉此語達官深訝之曰此有何奧義聖美曰既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

楊大年因奏事論及比紅兒詩大年不能對甚以爲恨遍訪比紅兒詩終不可得忽一日見鬻故書者有一小編偶取視之乃比紅兒詩也自此士大夫始多傳之予按撫言比紅兒詩乃羅虬所爲凡百篇蓋當時但傳其詩而不載名氏大年亦偶忘撫言所載晚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白樂天題座隅詩云俱化爲餓殍作孚字押韻杜牧杜秋娘詩云厭飫不能飴飴乃餳耳若作飲食當音飲又陸龜蒙作藥名詩云烏啄盡根回乃是烏喙非烏啄也又斷續玉琴哀藥名止有續斷無斷續此類極

多。如杜牧阿房宮賦。誤用龍見而雩事。宇文時斛斯椿已有此繆。蓋牧未嘗讀周、隋書也。

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爲文。穆修、張景輩始爲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嘗同造朝。待旦于東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澁。當時已謂之工。傳之至今。

按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公方卽位。則春秋當始惠公而始隱。故諸儒之論紛然。乃春秋開卷第一義也。唯啖、趙都不解始隱之義。學者常疑之。唯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更無可論。此啖、趙所以不論也。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又嘗見士人石端集一紀年書。考論諸家年統。極爲詳密。其敍平王東遷。亦在惠公二年。予得之甚喜。亟問石君云。出一史傳中。遽檢未得。終未見的據。史記年表注東遷在平王元年。辛未歲。本紀中都無說。諸侯世家言東遷。卻盡在庚午歲。史記亦自差謬。莫知其所的。

長安慈恩寺塔。有唐人盧宗回一詩頗佳。唐人諸集中不載。今記于此。東來曉日上翔鸞。西轉蒼龍拂露盤。渭水冷光搖藻井。玉峯晴色墮闌干。九重宮闕參差見。百二山河表裏觀。暫輟去蓬悲不定。一凭金界望長安。

古人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以謂無人能對。王荊公以對鳥鳴山更幽。鳥鳴山更幽本宋王籍詩。元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則上句乃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

靜荊公始爲集句詩多者至百韻皆集合前人之句語意對偶往往親切過於本詩後人稍稍有倣而爲之者

歐陽文忠嘗言曰觀人題壁而可知其文章

毘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淸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不由人雖有情至乃非女子所宜

夢溪筆談卷之十五

藝文二

切韻之學本出于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似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輭字文從而犬。亦切音也。殆與聲俱生。莫知從來。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于是矣。每聲復有四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顛天田年。邦滂龐厖之類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爲之。如幫字橫調之爲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宮之清·當·商之清·剛·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縱調之爲四等。幫滂傍茫是也。（幫·宮之清·滂·宮之次清·傍·宮之濁·茫·宮之不清不濁）就本音本等調之爲四聲。幫牓謗博是也。（幫·宮清之平·牓·宮清之上·謗·宮清之去·博·宮清之入）四等之聲。多有聲無字者。如封峯逢止有三字。邕胸止有兩字。竦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湯康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如蕭字殺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切須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爲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輕、中輕、本等。盡汎入別等。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唇與唇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爲綿。符兵爲平之類是也。韻歸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韻也。以其歸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聲。東

字乃端字中第三等聲。故德紅切。紅字第三等韻也。以其歸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聲。又有互用借聲。類例頗多。大都自沈約爲四聲。音韻愈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南渡之後。又雜以吳音。故音韻厖駁。師法多門。至於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爲宮。稍清爲商。最清爲角。清濁不常爲徵、羽。切韻家則定以脣齒牙舌喉爲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今五姓是也。梵學則喉牙齒舌脣之外。又有折攝二聲。折聲自腭輪起至脣上發。如𠺕字（浮金反）之類是也。攝聲鼻音。如歆字鼻中發之類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曰阿多波者那囉拖婆茶沙嚩哆也瑟吒（二合）迦娑麼伽他杜鎖呼拖（前一拖輕呼此一拖重呼）奢佉叉（二合）娑多（二合）壤曷擺多（二合）婆（上聲）車娑麼（二合）訶婆縒伽（上聲）吒拏娑頗（二合）娑迦（二合）也娑（二合）室左（二合）佗陀。爲法不同。各有理致。雖先正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歷世浸久。學者日深。自當造微耳。

幽州僧行均集佛書中字爲切韻訓詁。凡十六萬字。分四卷。號龍龕手鏡。燕僧智光爲之序。甚有詞辯。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之。入傅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鏤板。其序末舊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觀其字音韻次序。皆有理法。後世殆不以其爲燕人也。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

多。如傍犯蹉對（蹉千古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今略舉數事。如徐陵云。陪遊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鶩鵝。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疎鍾。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意義不同。不爲重複。此類爲傍犯。如九歌。蕙蔟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當曰蒸蕙蔟。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白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唯赤對朱。耶對子。豺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如此之類。皆爲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與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履清。侵簷逼履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賢聯詩多用正格。如杜甫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

文潞公歸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程珦、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嘗爲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麈麾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窗賦。一竅初啓。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鴟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又士牛賦。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關儻許。疑函谷之丸封。

河中府鸛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者甚多。唯李益、王文奐、暢諸（唐詩作當）三篇能狀其景。李益詩曰。鸛雀樓西百尺牆。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簫鼓隨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

愁來一日卽知長。風煙併在思歸處。遠目非春亦自傷。王文兪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暢諸詩曰。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慶歷中。予在金陵。有饕人以一方石鎭肉。視之若有鐫刻。試取石洗濯。乃宋海陵王墓銘。謝朓撰。并書。其字如鍾繇。極可愛。予攜之十餘年。文思副使夏元昭借去。遂託以墜水。今不知落何處。此銘朓集中不載。今錄于此。中樞誕聖。膺歷受命。於穆二祖。天臨海鏡。顯允世宗。溫文著性。三善有聲。四國无競。嗣德方衰。時唯介弟。景祚云及。多難攸啓。載驟軨獵。高闕代邸。庶辟欣欣。威儀濟濟。亦既負扆。言觀帝則。正位恭己。臨朝淵嘿。虔思寶緒。負荷非克。敬順天人。高遜明德。西光已謝。東旭又良。龍蘇夕儼。榱挽晨鏘。風搖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何長。

棗與棘相類。皆有刺。棗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列生卑而成林。以此爲別。其文皆從束。音刺。本芒刺也。束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束而相比橫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者。觀文可辨。

金陵人胡恢博物強記。善篆隸。臧否人物。坐法失官。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于京師。是時韓魏公當國。恢獻小詩自達。其一聯曰。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魏公深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因此得復官。任華州推官而卒。

熙寧六年。有司言日當蝕四月朔。上爲徹膳避正殿。一夕徹雨。明日不見日蝕。百官入賀。是日有皇子之慶。蔡子正爲樞密副使。獻詩一首。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

沴潛隨夜雨消。其敍四月一日避殿。皇子慶誕雲陰不見日蝕。四句盡之。當時無能過之者。

歐陽文忠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幹當滁州一鎭。時文忠守滁州。有書生爲學子不行束脩。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訟于向。向判其牒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豈兩辭而遣獄。書生不直向判。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之延譽奬進。成就美名。卒爲聞人。

夢溪筆談卷之十六

藝文三

士人劉克博觀異書。杜甫詩有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世之說者。皆謂夔、峽間至今有鬼戶。乃夷人也。其主謂之鬼主。然不聞有烏鬼之說。又鬼戶者。夷人所稱。又非人家所養。克乃按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鸕鷀爲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鸕鷀。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鸕鷀。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烏鬼耳。

和魯公凝有艷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其名爲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爲也。凝生平著述。分爲演綸、游藝、孝悌、疑獄、香奩、籯金六集。自爲游藝集序云。予有香奩、籯金二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故後人知。欲於游藝集序實之。此凝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孫和惇家藏諸書。皆魯公舊物。末有印記甚完。

蜀人魏野隱居不仕。宦善爲詩。以詩著名。卜居陝州東門之外。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縣。重陽菊遶灣。一聲離岸櫓。數點別州山。最爲警句。所居頗蕭灑。當世顯人多與之游。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詩云。好向上天辭富貴。卻來平地作神僊。後忠愍鎮北都。召野置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士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愍令乞詩于野。野贈之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

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吳正憲憶陝郊詩曰。南郭迎天使。東郊訪隱人。隱人謂野也。野死。有子閑。亦有清名。今尚居陝中。

夢溪筆談卷之十七

書畫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而以手模之相傳以謂色不隱指者爲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此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日漸中稍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心意也

相國寺舊畫壁乃高益之筆有畫衆工奏樂一堵最有意人多病擁琵琶者誤撥下絃衆管皆發四字琵琶四字在上絃此撥乃掩下絃誤也予以謂非誤也蓋管以發指爲聲琵琶以撥過爲聲此撥掩下絃則聲在上絃也益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心匠可知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觀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於奧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彥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予家所藏摩詰畫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可與俗人論也謝赫云衞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羣雄曠代絕筆又歐文忠盤車圖詩云古

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此眞爲識畫也。

王仲至閱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黃梅出山圖。蓋其所圖黃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爲人。讀二人事跡。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

國史補言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維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此好奇者爲之。凡畫奏樂。止能畫一聲。不過金石管絃同用一字耳。何曲無此聲。豈獨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或疑舞節及他舉動拍法中別有奇聲可驗。此亦不然。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白樂天詩云。中序擘騞初入拍。中序卽第七疊也。第三疊安得有拍。但言第三疊第一拍。卽知其妄也。或說嘗有人觀畫彈琴圖。曰。此彈廣陵散也。此或可信。廣陵散中有數聲。他曲皆無。如撥攏聲之類是也。

畫牛虎皆畫毛。惟馬不畫毛。予嘗以問畫工。工言。馬毛細不可畫。予難之曰。鼠毛更細。何故卻畫。工不能對。大凡畫馬。其大不過尺。此乃以大爲小。所以毛細而不可畫。鼠乃如其大。自當畫毛。然牛虎亦是以大爲小。理亦不應見毛。但牛虎深毛。馬淺毛。理須有別。故名輩爲小牛小虎。雖畫毛。但略拂拭而已。若務詳密。翻成冗長。約略拂拭。自有神觀。迥然生動。難可與俗人論也。若畫馬如牛虎之大者。理當畫毛。蓋見小馬無毛。遂亦不濫。此庸人襲跡。非可與論理也。又李成畫山上亭館及樓塔之類。皆仰畫飛簷。其說以爲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簷間。見其棲桷。此論非也。大都山水之法。蓋以大觀小。如人觀假

山耳。若同眞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見一重山。豈可重重悉見。兼不應見其谿谷間事。又如屋舍。亦不應見其中庭及後巷中事。若人在東立。則山西便合是遠境。人在西立。則山東卻合是遠境。似此如何成畫。李君蓋不知以大觀小之法。其間折高折遠。自有妙理。豈在掀屋角也。

畫工畫佛身光有匾圓如扇者。身側則光亦側。此大謬也。渠但見雕木佛耳。不知此光常圓也。又有畫行佛光尾向後。謂之順風光。此亦謬也。佛光乃定果之光。雖刼風不可動。豈常風能搖哉。

古文已字從一從亡。此乃通貫天地人。與王字義同。中則爲王。或左或右則爲已。僧肇曰。會萬物爲一已者。其惟聖人乎。子曰。下學而上達。人不能至於此。皆自成之也。已之全者如此。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爲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窰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求一敗牆。張絹素訖。倚之敗牆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爲山。下者爲水。坎者爲谷。缺者爲澗。顯者爲近。晦者爲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爲。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進。

古文自變隸。其法已錯亂。後轉爲楷字。愈益訛舛。殆不可考。如言有口爲吳。無口爲天。按字書。吳字本從

口從吳．音捩．非天字也．此固近世謬從楷法言之．至如兩漢篆文尚未廢．亦有可疑者．如漢武帝以隱語召東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來棗者．按棗字從朿．音刺．不從來．此或是後人所傳．非當時語．如卯金刀爲劉．貨泉爲白水眞人．此則出於緯書．乃漢人之語．按劉字從卯．音酉．從金．如栁騅留從卯．非卯字也．貨從貝．眞乃從鼎．亦非一法．不知緣何如此．字書與本史所記．必有一誤也．

唐韓偓爲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弈處．偓天復中避地泉州之南安縣．子孫遂家焉．慶歷中．予過南安．見弈出其手集．字極淳勁可愛．後數年．弈詣闕獻之．以忠臣之後．得司士叅軍．終于殿中丞．又予在京師．見偓送謇光上人詩．亦墨跡也．與此無異．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于屈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鉉嘗自謂吾晚年始得嬾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長．嬾匾之法．非老筆不能也．

名畫錄．吳道子嘗畫佛．留其圓光．當大會中．對萬衆舉手一揮．圓中運規．觀者莫不驚呼．畫家爲之自有法．但以肩倚壁．盡臂揮之．自然中規．其筆畫之麤細．則以一指拒壁以爲准．自然均勻．此無足奇．道子妙處不在於此．徒驚俗眼耳．

晉、宋人墨迹多是弔喪問疾書簡．唐正觀中．購求前世墨迹甚嚴．非弔喪問疾書迹．皆入內府．士大夫家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傳至今．

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即以三百步爲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襲者。

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僞蜀翰林待詔黃筌皆以善畫著名。尤長於畫花竹。蜀平。黃筌幷二子居寶、居實、弟惟亮皆隸翰林圖畫院。擅名一時。其後江南平。徐熙至京師。送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新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筌惡其軋己。言其畫麤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効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工與諸黃不相下。筌等不復能瑕疵。遂得齒院品。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予從子遹喜學書。嘗論曰。書之神韻。雖得之於心。然法度必資講學。常患世之作字。分制無法。凡字有兩字三四字合爲一字者。須字字可拆。若筆畫多寡相近者。須令大小均停。所謂筆畫相近。如殺字乃四字合爲一。當使乂木几又四者小大皆均。如未字乃二字合。當使上與小二者大小長短皆均。若筆畫多寡相遠。即不可強牽使停。寡如在左則取上齊。寡在右則取下齊。如從口從金。此多寡不同也。唫即取上齊。卻則取下齊。如從未從又。及從口從胃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則叔當取下齊。喟當取上齊。如此之類。不可不知。又曰。運筆之時。常使意在筆前。此古人之良法也。

王羲之書。舊傳惟樂毅論乃羲之親書于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跡。惟樂毅論石本。其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溫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曰。公主以僞本易之。元不曾入

壙本朝入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高安世爲錢塘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予嘗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爲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絕。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也。

王鈇據陝州。集天下良工畫聖壽寺壁。爲一時妙絕。畫工凡十八人。皆殺之。同爲一坎。瘞于寺西廂。使天下不復有此筆。其不道如此。至今尚有十堵餘。其間西廊迎佛舍利。東院佛母壁最奇妙。神彩皆欲飛動。又有鬼母瘦佛二壁差次。其餘亦不甚過人。

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眞山。不爲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體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如源畫落照圖。近視無功。遠觀村落杳然深遠。悉是晚景。遠峯之頂。宛有反照之色。此妙處也。

夢溪筆談卷之十八

技藝

賈魏公爲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稱我。時人謂之許我。言談頗有可採。然傲誕。視公卿蔑如也。公欲見。使人邀召數四。卒不至。又使門人苦邀致之。許騎驢徑欲造丞相廳事。門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相廳門。雖丞郎亦須下。許曰。我無所求於丞相。丞相召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耳。不下驢而去。門吏急追之不還。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謝而召之。終不至。公歎曰。許市井人耳。惟其無所求於人。尚不可以勢屈。況其道義自任者乎。

營舍之法。謂之木經。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分。（去聲）自梁以上爲上分。地以上爲中分。階爲下分。凡梁長幾何。則配極幾何。以爲榱等。如梁長八尺。配極三尺五寸。則廳法堂也。此謂之上分。楹若干尺。則配堂基若干尺。以爲榱等。若楹一丈一尺。則階基四尺五寸之類。以至承栱榱桷，皆有定法。謂之中分。階級有峻平慢三等。宮中則以御輦爲法。凡自下而登。前竿垂盡臂。後竿展盡臂爲峻道。（荷輦十二人。前二人曰前竿。次二人曰前脇。又次曰前脇。後二人曰後脇。又後曰後條。末後曰後竿。幫前隊一人曰傳唱。後一人曰報賽。）前竿平肘。後竿平肩爲慢道。前竿垂手。後竿平肩爲平道。此之爲下分。其書三卷。近歲土木之工。益爲嚴善。舊木經多不用。未有人重爲之。亦良工之一業也。

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裏術。裏文象形。如繩木所用畫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

綴術。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數綴之而已。北齊祖亘有綴術二卷。

算術求積尺之法。如芻甍。芻童。方池。冥谷。塹堵。鼈臑。圓錐。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未有隙積一術。古法。凡算方積之物。有立方。謂六幕皆方者。其法再自乘則得之。有塹堵。謂如土牆者。兩邊殺。兩頭齊。其法併上下廣折半以爲之廣。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爲句。以上廣減下廣餘者爲股。句股乘弦以爲斜高。有芻童。謂如覆斗者。四面皆殺。其法倍上長加入下長。以上廣乘之。倍下長加入上長。以下廣乘之。併二位法以高乘之。六而一。隙積者。謂積之有隙者。如累棊層壇。及酒家積罌之類。雖侶覆斗。四面皆殺。緣有刻缺及虛隙之處。用芻童法求之。常失於數少。予思而得之。用芻童法爲上行下行。別列下廣。以上廣減之。餘者以高乘之。六而一。併入上行。（假令積罌最上行縱廣各二罌。最下行各十二罌。行行相次。先以上二行相次率至十二當十一行也。以芻童法求之。倍上行長得四。併入下長得十六。以上廣乘之。得二十二。又倍下二長得十六。併入上長。得四十六。以下廣乘之。得三百一十二。併二倍得三百四十四。以高乘之。得二千七百八十四。重列下廣十二。以上廣減之餘十。以高乘之。則一百一十。併入上行。得三千八百九十四。六而一。得六百四十九。此爲罌數也。芻童求見實方之積。隙積求見合角不盡益出羨積也。）履畝之法。方圓曲直盡矣。未有會圓之術。凡圓田既能拆之。須使會之復圓。古法惟以中破圓法拆之。其失有及三倍者。予別爲拆會之術。置圓田徑半之以爲弦。又以半徑減去所割數餘者爲股。各自乘。以股除弦。餘者開方除爲勾。倍之爲割田之直徑。以所割之數自乘。退一位倍之。又以圓徑除所得。加入直徑。爲割田之弧。再割亦如之。減去已割之數。則再割之數也。（假令有圓田徑十步。欲割二步。以半徑爲弦。五步自乘得二十五。又以半徑減去所割二步。餘三步爲股。自乘得九。用減弦外。有十六開平方。除得四步爲勾。倍之。爲所割直徑。以所割之數二步自乘爲四。倍之得爲八。退上一倍爲四尺。以圓徑除今圓徑十。已是盈數。無可除。只用四尺加入直徑。爲所割之弧。凡得圓徑八步四尺也。再割亦依此法。如圓徑二十步求弧數。則當折半。乃所謂以圓徑除之也。）

此二類皆造微之術。古書所不到者。漫志于此。

盤融或謂之盤戎。漢書謂之格五。雖止用數棊共行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無敵。其法已常欲有餘裕。而致敵人於嶮。雖知其術止如是。然卒莫能勝之。

予伯兄善射。自能爲弓。其弓有六善。一者性體少而勁。二者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聲清實。六者一張便正。凡弓性體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不勁。欲其勁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長一尺。乾則減半。以膠湯濡而梳之。復長一尺。然後用。則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後傅角與筋。此兩法所以爲筋也。凡弓節短則和而虛。（虛謂挽過吻則木強而不來。）節長則健而柱。（柱謂挽過吻則木強而不來。節謂把捎裨木長則柱短則虛。）則無力。得中則和而有力。仍弦聲清實。凡弓初射與天寒。則勁強而難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勝矢。則膠之爲病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強弱任筋而不任膠。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爲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視其理。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繩。則張而不跛。此弓人之所當知也。

小說。唐僧一行曾算棋局都數。凡若干局盡之。予嘗思之。此固易耳。但數多。非世間名數可能言之。今略舉大數。凡方二路。用四子。可變八千十一局。方三路。用九子。可變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局。方四路。用十六子。可變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局。方五路。用二十五子。可變八千四百七十二億八千八百六十萬九千四百四十三局。（古法十萬爲億。十億爲兆。萬兆爲禘。算家以萬萬爲億。萬萬億爲兆。萬萬兆爲垓。今但以算家數計之。）方六路。用三十六子。可變十五兆九十四萬六千三百五十二億八千二百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六局。方七路以上。數多無

名可記。盡三百六十一路。大約連書萬字五十二。即是局之大數。萬字五十二。最下萬字是萬局。第二是萬萬局。第三是萬億局。第四是一兆局。第五是萬兆局。第六是萬萬兆。謂之一垓。第七是垓局。第八是萬萬垓。第九是萬億萬萬垓。此外無名可紀。但五十二次萬倍乘之。即是都大數。零中數不與。其法初一路可變三局。一黑一白一空。自後不以橫直。但增一子。即三因之。凡三百六十一增。皆三因之。即是都局數。又法。先計循邊一行爲法。凡十九路。得一十億六千二百二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七局。凡加一行。即以法累乘之。乘終十九行。亦得上數。又法。以自法相乘。得一百三十五兆八百五十一萬七千一百七十四億四千八百二十八萬七千三百三十四局。此是兩行凡三十八路變得此數也。下位副置之。以下乘上。又以下乘下。置爲上位。又副置之。以下乘上。以下乘下。加一法。亦得上數。有數法可求。唯此法最徑捷。只五次乘便盡三百六十一路。千變萬化。不出此數。棊之局盡矣。

西京雜記云。漢元帝好蹴踘。以蹴踘爲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爲彈棊之戲。予觀彈棊絕不類蹴踘。頗與擊踘相近。疑是傳寫誤耳。唐薛嵩好蹴踘。劉鋼勸止之曰。爲樂甚衆。何必乘危邀頃刻之懽。此亦擊踘。唐書誤述爲蹴踘。彈棊今人罕爲之。有譜一卷。蓋唐人所爲。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隆起。今大名開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時物也。李商隱詩曰。玉作彈棊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棋局上事。最妙是長斜。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敍棊用二十四棊者。即此戲也。漢書注云。兩人對局。白黑子各六枚。與子厚所記小異。如弈棋。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黑白棋各百五十。亦與後世法不同。

算術多門。如求一上驅搭因重因之類。皆不離乘除。唯增成一法。稍異其術。都不用乘除。但補虧就盈而

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若位數少。則頗簡捷。位數多。則愈繁不若乘除之有常。然算術不患多學。見簡卽用。見繁卽變。不膠一法。乃爲通術也。

板印書籍。唐人尙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爲板本。慶歷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脣。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爲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爲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帖之。每韻爲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爲之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黏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汚。昇死。其印爲予群從所得。至今寶藏。

淮南人衞朴精於歷術。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蝕三十六。諸歷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唯一行得二十九。朴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一蝕。今古算皆不入蝕法。疑前史誤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歲至熙寧六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書傳所載日食。凡四百七十五。衆歷考驗。雖各有得失。而朴所得爲多。朴能不用算推古今日月蝕。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算。凡大歷悉是算數。令人就耳一讀。卽能暗誦。傍通歷則縱橫誦之。嘗令人寫歷書。寫訖。令附耳讀之。有差一算者。讀至其處。則曰。此誤某字。其精如此。大

乘除皆不下照位。運籌如飛。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處。則撥正而去。熙寧中。撰奉元歷。以無候簿。未能盡其術。自言得六七而已。然已密於他歷。

醫用艾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壯。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四人分曹共圍棋者。有術可令必勝。以我曹不能者立于彼曹能者之上。令但求急。先攻其必應。則彼曹能者爲其所制。不暇恤局。則常以我曹能者當彼不能者。此虞卿鬬馬術也。

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廝乩。必定反。以艾灼羊髀骨視其兆。謂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爲神明。近脊處爲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傍處爲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勝負。又有先呪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藏。謂之生跋焦。其言極有驗。委細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士人尤神之。

錢氏據兩浙時。於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兩三級。錢帥登之。患其塔動。匠師云。未布瓦上輕。故如此。方以瓦布之。而動如初。無可奈何。密使其妻見喻皓之妻。貽以金釵。問塔動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層布板訖。便實釘之。則不動矣。匠師如其言。塔遂定。蓋釘板上下彌束。六幕相聯。如胠篋人履其板。六幕相持。自不能動。人皆伏其精練。

醫者所論人鬚髮眉雖皆毛類。而所主五藏各異。故有老而鬚白眉髮不白者。或髮白而鬚眉不白者。臟氣有所偏故也。大率髮屬於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腎。稟水氣。故下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

上爲鬚。下爲勢。故女子宦人無勢。則亦無鬚。而眉髮無異於男子。則知不屬腎也。

醫之爲術。苟非得之於心。而恃書以爲用者。未見能臻其妙。如朮能動鍾乳。按乳石論曰。服鍾乳當終身忌朮。五石諸散用鍾乳爲主。復用朮理極相反。不知何謂。予以問老醫。皆莫能言其義。按乳石論云。石性雖温。而體本沉重。必待其相蒸薄然後發。如此則服石多者。勢自能相蒸。若更以藥觸之。其發必甚。五石散雜以衆藥。用石殊少。勢不能蒸。須藉外物激之令發耳。如火少必因風氣所鼓而後發。火盛則鼓之反爲害。此自然之理也。故孫思邈云。五石散大猛毒。寧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卽須焚之。勿爲含生之害。又曰。人不服石。庶事不佳。石在身中。萬事休泰。唯不可服五石散。蓋以五石散聚其所惡。激而用之。其發暴故也。古人處方。大體如此。非此書所能盡也。況方書仍多僞雜。如神農本草。最爲舊書。其間差誤尤多。醫不可以不知也。

予一族子舊服芎藭。醫鄭叔熊見之云。芎藭不可久服。多令人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卒。又予姻家朝士張子通之妻。因病腦風。服芎藭甚久。亦一旦暴亡。皆予目見者。又予嘗苦腰重。久坐則旅距十餘步然後能行。有一將佐見予曰。得無用苦參潔齒否。予時以病齒用苦參數年矣。曰。此病由也。苦參入齒。其氣傷腎。能使人腰重。後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參揩齒。歲久亦病腰。自後悉不用苦參。腰疾皆愈。此皆方書舊不載者。

世之摹字者。多爲筆勢牽制。失其舊跡。須當橫摹之。汎然不問其點畫。惟舊跡是循。然後盡其妙也。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又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亦自成一家

四明僧奉眞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奏課于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懷懷欲死邀宿矣使奉眞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陛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眞曰如此似可諸臟皆已衰唯肝臟獨過脾爲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藥至晚乃能張目稍稍復啜粥明日漸蘇而能食元甚喜奉眞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能爲也後三日果卒

夢溪筆談卷之十九

器用

禮書所載黃彝。乃畫人目爲飾。謂之黃目。予遊關中。得古銅黃彝。殊不然。其刻畫甚繁。大體似繆篆。又如欄盾間所畫回波曲水之文。中間有二目。如大彈丸。突起煌煌然。所謂黃目也。視其文。髣髴有牙角口吻之象。或謂黃目乃自是一物。又予昔年在姑熟王敦城下。土中得一銅鉦。刻其底曰。諸葛士全荅鳴鉦。荅卽古落字也。此部落之落。士全部將名。其鉦中間鑄一物。有角。羊頭。其身亦如篆文。如今時術士所畫符。傍有兩字。乃大篆飛廉字。篆文亦古怪。則鉦間所圖。蓋飛廉也。飛廉、神獸之名。淮南轉運使韓持正亦有一鉦。所圖飛廉及篆存。與此亦同。以此驗之。則黃目疑亦是一物。飛廉之類。其形狀如字非字。如畫非畫。恐古人別有深理。大抵先王之器。皆不苟爲。昔夏后鑄鼎。以知神姦。殆亦此類。恨未能深究其理。必有所謂。或曰。禮圖罇彝皆以木爲之。未聞用銅者。此亦未可質。如今人得古銅罇者極多。安得言無。如禮圖甕以瓦爲之。左傳卻有瑤甕。律以竹爲之。晉時舜祠下乃發得玉律。此亦無常法。如蒲穀璧。禮圖悉作草稼之象。今世人發古冢。得蒲璧。乃刻文蓬蓬如蒲花敷時。穀璧如粟粒耳。則禮圖亦未可爲據。

禮書言蠻書雲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狀。今祭器中畫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予嘗得一古銅

鼉環其腹皆有畫。正如人間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爲飾。如𠃌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者雷字也。古文◎爲雷。象回旋之聲。其銅鼓之飾。皆一𠃌一◎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今漢書鼓字作鼛。蓋古人以此飾鼓。後世自失傳耳。

唐人詩多有言吳鉤者。吳鉤、刀名也。刃彎。今南蠻用之。謂之葛黨刀。

古法以牛革爲矢服。臥則以爲枕。取其中虛。附地枕之。數里內有人馬聲。則皆聞之。蓋虛能納聲也。

鄜州發地得一銅弩機。甚大。製作極工。其側有刻文曰。臂師虞士、耳師張柔。史傳無此色目人。不知何代物也。

熙寧中。李定獻偏架弩。似弓而施絳鐙。及鐙距地而張之。射三百步。能洞重札。謂之神臂弓。最爲利器。李定本黨項羌酋。自投歸朝廷。官至防團而死。諸子皆以驍勇雄於西邊。

古劍有沈盧、魚腸之名。沈音湛。沈盧謂其湛湛然黑色也。古人以劑鋼爲刃。柔鐵爲莖幹。不爾則多斷折。劍之鋼者。刃多毀缺。巨闕是也。故不可純用劑鋼。魚腸卽今蟠鋼劍也。又謂之松文。取諸魚燔熟褫去脇。視見其腸。正如今之蟠鋼劍文也。

濟州金鄉縣發一古塚。乃漢大司徒朱鮪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樂架之類。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幞頭者。巾額皆方。悉如今制。但無腳耳。婦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兩翼抱而下垂及肩。略無小異。人情不相遠。千餘年前冠服已嘗如此。其祭器亦有類今之食器者。

古人鑄鑑。鑑大則平。鑑小則凸。凡鑑窪則照人面大。凸則照人面小。小鑑不能全觀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則鑑雖小而能全納人面。仍復量鑑之小大。增損高下。常令人面與鑑大小相若。此工之巧智。後人不能造。比得古鑑。皆刮磨令平。此師曠所以傷知音也。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誌。但漫剝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其辭。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冤也。

熙寧中。常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文。皆順天得一。當時在庭皆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予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僞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

世有透光鑑。鑑背有銘文。凡二十字。字極古。莫能讀。以鑑承日光。則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人有原其理。以謂鑄時薄處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後冷而銅縮多。文雖在背。而鑑面隱然有跡。所以於光中現。予觀之。理誠如是。然予家有三鑑。又見他家所藏。皆是一樣文畫銘字。無纖異者。形制甚古。唯此一樣光透。其他鑑雖至薄者。皆莫能透。意古人別自有術。

予頃年在海州人家。穿地得一弩機。其望山甚長。望山之側為小短。如尺之有分寸。原其意。以目注鏃端。以望山之度擬之。準其高下。正用算家勾股法也。太甲曰。往省括于度則釋。疑此乃度也。漢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其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三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要在機牙。其言

隱晦難曉。大意天覆地載。前後手勢耳。參連爲奇。謂以度視鏃。以鏃視的。參連如衡。此正是勾股度高深之術也。三經三緯。則設之於堋。以誌其高下左右耳。予嘗設三經三緯以鏃注之。發矢亦十得七八。設度于機。定加密矣。

予於關中得一銅匜。其背有刻文二十字。曰。律人衡蘭注水匜。容一升。始建國元年一月癸卯造。皆小篆。律人當是官名。王莽傳中不載。

青堂羌善鍛甲。鐵色青黑。瑩徹可鑒毛髮。以麝皮爲絡旅之。柔薄而韌。鎮戎軍有一鐵甲。匱藏之。相傳以爲寶器。韓魏公帥涇原。嘗取試之。去之五十步。強弩射之不能入。嘗有一矢貫札。乃是中其鑽空。爲鑽空所刮。鐵皆反卷。其堅如此。凡鍛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鍛之。比元厚三分減二。乃成。其末留筋頭許不鍛。隱然如瘊子。欲以驗未鍛時厚薄。如淩河留土筍也。謂之瘊子甲。今人多於甲札之背隱起爲瘊子。雖置瘊子。但元非精鋼。或以火鍛爲之。皆無補於用。徒爲外飾而已。

朝士黃秉少居長安。遊驪山。值道士理故宮石渠。石下得折玉釵。刻爲鳳首。已皆破缺。然製作精巧。後人不能爲也。鄭愚津陽門詩曰。破簪碎鈿不足拾。金溝淺溜和纓綏。非虛語也。予又嘗過金陵。人有發六朝陵寢。得古物甚多。予曾見一玉臂釵。兩頭施轉關。可以屈伸。合之令圓。僅於無縫。爲九龍繞之。功侔鬼神。世多謂前古民醇。工作率多鹵拙。是大不然。古物至巧。正由民醇故也。民醇則百工不苟。後世風俗雖侈。而工之致力。不及古人。故物多不精。

今人地中得古印章。多是軍中官。古之佩章。罷免遷死。皆上印綬。得以印綬葬者極稀。土中所得。多是沒於行陣者。

大爲玉輅。唐高宗時造。至今進御。自唐至今。凡三至太山登封。其他巡幸。莫記其數。至今完壯。乘之安若山岳。以措杯水其上而不搖。慶歷中。嘗別造玉輅。極天下良工爲之。乘之動搖不安。竟廢不用。元豐中。復造一輅。尤極工巧。未經進御。方陳于大庭。車屋適壞。遂壓而碎。只用唐輅。其穩利堅久。歷世不能窺其法。世傳有神物護之。若行諸輅之後。則隱然有聲。

夢溪筆談卷之二十

神奇

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墜。多於震雷之下得之。而未嘗親見。元豐中。予居隨州。夏月大雷震一木折。其下乃得一楔。信如所傳。凡雷斧多以銅鐵爲之。楔乃石耳。似斧而無孔。世傳雷州多雷。有雷祠在焉。其間多雷斧雷楔。按圖經。雷州境內有雷擊二水。雷水貫城下。遂以名州。如此則雷自是水名。言多雷乃妄也。然高州有電白縣。乃是隣境。又何謂也。

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大磐石上。其高數丈。井纔方數寸。乃一石竅也。其深不可知。唐徐浩詩云。深泉鰻井開。卽此也。其來亦遠矣。鰻將出遊。人取之置懷袖間。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刃跡。相傳云。黃巢曾以劍剚之。凡鰻出遊。越中必有水旱疫癘之災。鄉人常以此候之。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時。天有大聲如雷。乃一大星。幾如月。見于東南。少時而又震一聲。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遠近皆見。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爲所焚。是時火息。視地中只有一竅。如桮大。極深。下視之。星在其中。熒熒然。良久漸暗。尚熱不可近。又久之。發其竅。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一頭微銳。色如鐵。重亦如之。州守鄭伸得之。送潤州金山寺。至今匣藏。遊人到則發視。王無咎爲之傳甚詳。

山陽有一女巫。其神極靈。予伯氏嘗召問之。凡人間物。雖在千里之外。問之皆能言。乃至人心中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奕棋。試數白黑棋握手中。問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基不數而問之。則亦不能知數。蓋人心所知者。彼則知之。心所無則莫能知。如季咸之見壺子。大耳三藏觀忠國師也。又問以巾篋中物。皆能悉數。時伯氏有金剛經百册。盛大篋中。指以問之。其中何物。則曰。空篋也。伯氏乃發以示之。曰。此有百册佛經。安得曰空篋。鬼良久又曰。空篋耳。安得欺我。此所謂文字相空。因眞心以顯非相。宜其鬼神所不能窺也。

神仙之說。傳聞固多。予之目覩者二事。供奉官陳允任衢州監酒務日。允已老。髮禿齒脫。有客候之。稱孫希齡。衣服甚縕縷。贈允藥一刀圭。令揩齒。允不甚信之。暇日因取揩上齒。數揩而良久歸家。家人見之。皆笑曰。何爲以墨染鬚。允驚以鑑照之。上髯黑如漆矣。急去巾。視童首之髮。已長數寸。脫齒亦隱然有生者。余見允時。年七十餘。上髯及髮盡黑。而下髯如雪。又正郎蕭渤罷白波輦運至京師。有黥卒姓石。能以瓦石沙土手掇之悉成銀。渤厚禮之。問其法。石曰。此眞氣所化。未可遽傳。若服丹藥。可呵而變也。遂授渤丹數粒。渤餌之。取瓦石呵之。亦皆成銀。渤乃丞相荊公姻家。是時丞相當國。予爲宰士。目覩此事。都下士人求見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纔去。渤之術遂無驗。石齊人也。時曾子固守齊。聞之。亦使人訪其家。了不知石所在。渤既服其丹。亦宜有補年壽。然不數年間。渤乃病卒。疑其所化特幻耳。

熙寧中。予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予曰。此有一佛牙甚異。予乃齋潔取

摘然有聲。復透下。光明瑩徹。爛然滿目。予到京師。盛傳于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官取入東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異之跡。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塔是也。

菜品中蕪菁菘芥之類。遇旱其標多結成花。如蓮花。或作龍蛇之形。此常性。無足怪者。熙寧中。李賓客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悉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坐于花中。形如雕刻。莫知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奉佛甚篤。因有此異。

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寧中。王師南征。有軍仗數十船。泛江而南。自離眞州。卽有一小蛇登船。船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仗耳。主典者以潔器薦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風。日棹數百里。未嘗有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蛇乃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傳其封域止於洞庭。未嘗踰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爲順濟王。遣禮官林希致詔。子中至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墜祝肩上。祝曰。龍君至矣。其重一臂不能勝。徐下至几案間。首如龜。不類蛇首也。子中致詔意曰。使人至此。齋三日然後致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受命。徑入銀香奩中。蟠三日不動。祭之日。既酌酒。蛇乃自奩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溼胭脂。爛然有光。穿一翦綵花過。其尾尙赤。其前已變爲黃矣。正如雌黃色。又過一花。復變爲綠。如嫩草之色。少頃行上屋梁。乘紙旛脚以行。輕若鴻毛。倏忽入帳

中。遂不見。明日。子中還。蛇在船後送之。踰彭蠡而回。此龍常遊舟楫間。與常蛇無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

天聖中。近輔獻龍卵。云得自大河中。詔遣中人送潤州金山寺。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爲水所漂。沒數十間。人皆以爲龍卵所致。至今匱藏。予屢見之。形類色理。都如雞卵。大若五斗囊。舉之至輕。唯空殼耳。

內侍李舜舉家曾爲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窻間出。赫然出簷。人以爲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墻壁窻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釦者。銀悉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刀室中鎔爲汁。而室亦儼然。人必謂火當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鑠。而草木無一燬者。非人情所測也。佛書言龍火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此理信然。人但知人境中事耳。人境之外。事有何限。欲以區區世智情識。窮測至理。不其難哉。

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效驗。尹師魯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靜退爲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爲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爲致意開譬之。無使成疾。炎卽詣尹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

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於胸中歟。

吳人鄭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嘗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嘆。殆不可堪。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有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間遂化去。夷甫聞之。喟然嘆息曰。既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首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無復蒂芥。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敍訣。及次敍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潔飾。夷甫至其間。親督人灑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立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堵。明日。乃就斂。高郵崔伯易爲墓誌。略敍其事。予與夷甫遠親。知之甚詳。士人中蓋未曾有此事。

人有前知者。數十百千年事皆能言之。夢寐亦或有之。以此知萬事無不前定。予以謂不然。事非前定。方其知時。卽是今日中間年歲亦與此同時。元非先後。此理宛然。熟觀之可喻。或曰。苟能前知。事有不利者。可遷避之。亦不然也。苟可遷避。則前知之時。已見所避之事。若不見所避之事。卽非前知。

吳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跡甚多。能知宿命。然罕與人言。予羣從遊爲知制誥。知杭州。禮爲上客。遊嘗學誦

揭諦呪。都未有人知。捷一日相見曰。舍人誦呪。何故闕一句。既而思其所誦。果少一句。浙人多言文通不壽。一日齊心往問捷。捷曰。公更三年爲翰林學士。壽四十歲。後當爲地下職任事。權不減生時。與楊樂道待制聯曹。然公此時當衣衰絰視事。文通聞之大駭曰。數十日前。曾夢楊樂道相過云。受命與公同職事。所居甚樂。愼勿辭也。後數年。果爲學士。而丁母喪。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捷忽使人與文通訣別。時文通在姑蘇。急往錢塘見之。捷驚曰。公大期在此月。何用更來。宜卽速還。屈指計之。曰。急行尙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馳還徧別骨肉。是夜無疾而終。捷與人言多如此。不能悉記。此吾家事耳。捷嘗持如意輪呪。靈變尤多。餅中水呪之則湧立。畜一舍利。晝夜轉於琉璃餅中。捷行道遶之。捷行速則舍利亦速。行緩則舍利亦緩。士人郎忠厚事之至謹。就捷乞一舍利。捷遂與之。封護甚嚴。一日忽失所在。但空餅耳。忠厚齋戒延捷加持。少頃。見觀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動。疑其蟲也。試取。乃所亡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厚以予愛之。特以見歸。予家至今嚴奉。蓋神物也。

郢州漁人擲網于漢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羣小蛤鱗次相比。綢繆羣固。以物試抉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所造金剛經。題誌甚詳。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縣令朱均施。比陽乃唐州屬邑。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略無沾漬。爲士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寶藏其書。蛤筒復養之水中。客至欲見。則出以視之。孝源因感經像之勝異。施家財萬餘緡。寫佛經一藏于郢州興陽寺。特爲嚴麗。

官職未可議此其勢如失火家待君救火豈可不赴也乃贈以一詩曰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散亦須多謝鬢邊瘡始皆不諭其言後忠定更鎮杭益晚年有瘡發于項後治不差遂自請得金陵皆如此詩言忠定在蜀日與一僧善及歸謂僧曰君當送我至鹿頭有事奉託僧依其言至鹿頭關忠定出一書封角付僧曰謹收此後至乙卯年七月二十六日當請於官司對衆發之愼不可私發若不待其日及私發者必有大禍僧得其書至大中祥符七年歲乙卯時凌侍郎策帥蜀僧乃持其書詣府具陳忠定之言其僧亦有道者凌信其言集從官共開之乃忠定眞容也其上有手題曰詠當血食於此後數日得京師報忠定以其年七月二十六日捐館凌乃爲之築廟于成都蜀人自唐以來嚴祀韋南康自此乃改祠忠定至今

熙寧七年嘉興僧道親號通照大師爲秀州副僧正因遊溫州雁蕩山自大龍湫回欲至瑞鹿院見一人衣布襦行澗邊身輕若飛履木葉而過葉皆不動心疑其異人乃下澗中揖之遂相與坐於石上問其氏族閭里年齒皆不答鬚髮皓白面色如少年謂道親曰今宋朝第六帝也更後九年當有疾汝可持吾藥獻天子此藥八臣不可服服之有大責宜善保守乃探囊出一丸指端大紫色重如金錫以授道親道親謝受丹也欲去又謂道親曰明年歲當大疫吳越尤甚汝名已在死籍今食吾藥勉脩善業當免此患探囊中取一柏葉與之道親卽時食之老人曰定免矣愼守吾藥至癸亥歲自詣闕獻之言訖遂

去。南方大疫。兩浙無貧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道親殊無恙。至元豐六年夏。夢老人趣之曰。時至矣。何不速詣闕獻藥。夢中爲雷電驅逐。惶懼而起。徑詣秀州。具述本末。謁假入京。詣尚書省獻之。執政親問。以爲狂人。不受其獻。明日因對奏知。上急使人追尋。付內侍省問狀。以所遇對。未數日。先帝果不豫。乃使勾當御藥院梁從政持御香。賜裝錢百千。同道親乘驛詣雁蕩山求訪老人。不復見。乃於初遇處焚香而還。先帝尋康復。謂輔臣曰。此但預示服藥兆耳。聞其藥至今在彰善閤。當時不曾進御。

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陶智僊營一舍。令門人陳若拙董作。發地忽得一餅。封鐍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唯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若拙得之。以歸其師。不甚爲異。至元豐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爲應元保運眞君。遣內侍廖維持御書殿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同。時知制誥熊本提舉太平觀。具聞其事。召本觀主首推詰其詳。審其無僞。乃以其錢付廖維表獻之。

祥符中。方士王捷本黔卒。嘗以罪配沙門島。能作黃金。有老鍛工畢升曾在禁中爲捷鍛金。升云。其法爲爐竈。使人隔墻鼓韛。蓋不欲人覘其啓閉也。其金鐵爲之。初自冶中出。色尚黑。凡百餘兩爲一餅。每餅輒解鑿爲八片。謂之鴉觜金者是也。今人尚有藏者。上令尚方鑄爲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人一枚。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庭者十有七人。餘悉埋玉清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爲寶鎭。牌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者是也。洪州李簡夫家有一龜。乃其伯祖虛已所得者。蓋十七人

之數也其龜夜中往往出遊爛然有光掩之則無所得其家至今匿藏

夢溪筆談卷之二十一

異事異疾附

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熙寧中。予使契丹。至其極北黑水境永安山下卓帳。是時新雨霽。見虹下帳前澗中。予與同職扣澗觀之。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中間如隔絹縠。自西望東則見。蓋夕虹也。立澗之東西望。則爲日所鑠。都無所覩。久之稍稍正東。踰山而去。次日行一程。又復見之。孫彥先云。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則有之。

皇祐中。蘇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堊書其墻壁。悉似在字。字稍異。一夕之間。數萬家無一遺者。至於臥內深隱之處戶牖間無不到者。莫知其然。後亦無他異。

延州天山之巔有奉國佛寺。寺庭中有一墓。世傳尸毗王之墓也。尸毗王出於佛書大智論。言嘗割身肉以飼餓鷹。至割肉盡。今天山之下有濯筋河。其縣爲膚施縣。詳膚施之義。亦與尸毗王說相符。按漢書。膚施縣乃秦縣名。此時尚未有佛書。疑後人傳會縣名爲說。雖有唐人一碑。已漫滅斷折不可讀。慶歷中。施昌言鎮鄜延。乃壞奉國寺爲倉。發尸毗墓。得千餘秤炭。其棺槨皆朽。有枯骸尚完。脛骨長二尺餘。髑骨大如斗。幷得玉環玦七十餘件。玉衝牙長僅盈尺。皆爲在位者所取。金銀之物。卽入于役夫爭取珍寶。遺骸多爲拉碎。但貯一小函中埋之。東上閤門使夏元象時爲兵馬都監。親董是役。爲予言之甚

詳。至今天山倉側昏後獨行者。往往與鬼神遇。郡人甚畏之。

予於譙亳得一古鏡。以手循之。當其中心。則摘然如灼龜之聲。人或曰。此夾鏡也。然夾不可鑄。須兩重合之。此鏡甚薄。略無銲跡。恐非可合也。就使銲之。則其聲當銑塞。今扣之。其聲泠然纖遠。既因抑按而響。剛銅當破。柔銅不能如此澄瑩洞徹。歷訪鏡工。皆惘然不測。

世傳湖湘間因震雷有鬼神書謝仙火三字於木柱上。其字入木如刻。倒書之。此說甚著。近歲秀州華亭縣亦因雷震有字在天王寺屋柱上。亦倒書。云高洞楊鴉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內令章兩字特奇勁。似唐人書體。至今尚在。頗與謝仙火事同。所謂火者。疑若隊伍若干人爲一火耳。予在漢東時。清明日。雷震死二人於州守園中。脅上各有兩字。如墨筆畫。扶疎類柏葉。不知何字。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爲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人韓持國維。一陳和叔繹。一鄧文約綰。一楊元素繪。并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系。始悟弟兄之說。

木中有文。多是柿木。治平初。杭州南新縣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予親見之。書法類顏眞卿。極有筆力。國字中間或字仍挑起作尖口。全是顏筆。知其非僞者。其橫畫卽是橫理。斜畫卽是斜理。其木直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一脚。皆橫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合之。如合契焉。

廬中甫家吳中。嘗未明而起。墻柱之下。有光熠然。就視之。似水而動。急以油紙扇捲之。其物在扇中混漾。正如水銀。而光豔爛然。以火燭之。則了無一物。又魏國大主家亦嘗見此物。李團練評嘗與予言。與中甫所見無少異。不知何異也。予昔年在海州。曾夜煮鹽鴨卵。其間一卵爛然通明。如玉熒熒然。屋中盡明。置之器中。十餘日臭腐幾盡。愈明不已。蘇州錢僧孺家煮一鴨卵。亦如是。物有相似者。必自是一類。予在中書檢正時。閱雷州奏牘。有人爲鄉民詛死。問其狀。鄉民能以熟食呪之。俄頃。膾炙之類。悉復爲熟肉。又呪之。則熟肉復爲生肉。又呪之。則生肉能動。復使之能活。牛者復爲牛。羊者復爲羊。但小耳。更呪之。則漸大。既而復呪之。則還爲熟食。人有食其肉。覺腹中淫淫而動。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則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獄具案上。觀其呪語。但曰。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兩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

壽州八公山側土中及溪澗之間。往往得小金餅。上有篆文劉主字。世傳淮南王藥金也。得之者至多。天下謂之印子金是也。然止於一印。重者不過半兩而已。鮮有大者。予嘗於壽春漁人處得一餅。言得於淮水中。凡重七兩餘。面有二十餘印。背有五指及掌痕。紋理分明。傳者以謂塹之所化。手痕正如握塹之迹。襄、隨之間。故春陵白水地。發土多得金麟趾裹蹏。麟趾中空。四傍皆有文。刻極工巧。裹蹏作團餅。四邊無模範跡。似於平物上滴成。如今乾柿。土人謂之柿子金。趙飛燕外傳。帝窺趙昭儀浴。多裹金餅以賜侍兒私婢。殆此類也。一枚重四兩餘。乃古之一斤也。色有紫豔。非他金可比。以刀切之。柔甚於鉛。

雖大塊亦可刀切。其中皆虛軟。以石磨之。則霏霏成屑。小說。麟趾蠲蹏乃婁敬所爲藥金。方家謂之婁金。和藥最良。漢書註亦云異於他金。予在漢東一歲。凡數家得之。有一窖數十餅者。予亦買得一餅。

舊俗。正月望夜迎厠神。謂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時皆可召。予少時見小兒輩等閑則召之以爲嬉笑。親戚間曾有召之而不肯去者。兩見有此。自後遂不敢召。景祐中。太常博士王綸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閨女。自稱上帝後宮諸女。能文章。頗清麗。今謂之女仙集。行于世。其書有數體。甚有筆力。然皆非世間篆隸。其名有藻牋篆、茜金篆十餘名。綸與先君有舊。予與其子弟遊。親見其筆跡。其家亦時見其形。但自腰以上見之。乃好女子。其下常爲雲氣所擁。善鼓箏。音調淒婉。聽者忘倦。嘗謂其女曰。能乘雲與我遊乎。女子許之。乃自其庭中涌白雲如蒸。女子踐之。雲不能載。神曰。汝履下有穢土。可去履而登。女子乃韈而登。如履繒絮。冉冉至屋復下。曰。汝未可往。更期異日。後女子嫁。其神乃不至。其家了無禍福。爲之記傳者甚詳。此予目見者。粗志于此。近歲迎紫姑仙者極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詩。有極工者。予屢見之。多自稱蓬萊謫仙。醫卜無所不能。棋與國手爲敵。然其靈異顯著。無如王綸家者。

世有奇疾者。呂縉叔以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但縮小。臨終僅如小兒。古人不曾有此疾。終無人識。有松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數年方稍稍復舊。又有一人家妾。視直物皆曲。弓絃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鉤。醫僧奉眞親見之。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飽。徐德占過逆旅。老婦愬以飢。其子恥之。對德占以蒸餅啖之。盡一竹簞。約百餅。猶稱飢不已。日食飯一石米。隨即痢之。飢復如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繩

予友人也。亦得飢疾。每飢立須啖物。稍遲則頓仆悶絕。懷中常置餅餌。雖對貴官。遇飢亦便齕啖。繩有美行。博學有文。爲時聞人。終以此不幸。無人識其疾。每爲之哀傷。

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初出于天長縣陂澤中。後轉入甓社湖。又後乃在新開湖中。凡十餘年。居民行人常常見之。予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珠甚近。初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俄頃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芒焰。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爲明珠賦。伯易。高郵人。蓋常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鎮正當珠往來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船數宵以待現。名其亭爲玩珠。

登州巨嵎山下臨大海。其山有時震動。山之大石皆頹入海中。如此已五十餘年。土人皆以爲常。莫知所謂。

士人宋述家有一珠。大如雞卵。微紺色。瑩徹如水。手持之映空而觀。則末底一點凝翠。其上色漸淺。若回轉。則翠處常在下。不知何物。或謂之滴翠珠。佛書西域有琉璃珠。投之水中。雖深皆可見。如人仰望虛空月影。疑此近之。

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氣所爲。疑不然也。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其說甚詳。

此不具紀。問本處父老云。二十年前嘗晝過縣。亦歷歷見人物。土人亦謂之海市。與登州所見大略相類也。

近歲延州永寧關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土下得竹笋一林。凡數百莖。根榦相連。悉化爲石。適有中人過。亦取數莖去。云欲進呈。延郡素無竹。此入在數十尺土下。不知其何代物。無乃曠古以前地卑氣溼而宜竹耶。婺州金華山有松石。又如桃核蘆根蛇蟹之類。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中所無。又非本土所有之物。特可異耳。

治平中。澤州人家穿井。土中見一物。蜿蜒如龍蛇狀。畏之不敢觸。久之。見其不動。試撲之。乃石也。村民無知。遂碎之。時程伯純爲晉城令。求得一段。鱗甲皆如生物。蓋蛇蜃所化。如石蟹之類。

隨州醫蔡士寧嘗寶一息石。云數十年前得於一道人。其色紫光如辰州丹砂。極光瑩。如映人。搜和藥劑。有纏紐之紋。重如金錫。其上有兩三竅。以細蔑剔之。出赤屑如丹砂。病心狂熱者。服麻子許即定。其斤兩歲息。士寧不能名。乃以歸予。或云。昔人所煉丹藥也。形色既異。又能滋息。必非凡物。當求識者辨之。

隨州大洪山人李遙殺人亡命。踰年至秭歸。因出市見鬻柱杖者。等閑以數十錢買之。是時秭歸適又有邑民爲人所殺。求賊甚急。民之子見遙所操杖。識之曰。此吾父杖也。遂以告官司。執遙驗之。果邑民之杖也。榜掠備至。遙實買杖而鬻者已不見。卒未有以自明者。有司詰其行止來歷。勢不可隱。乃遞隨州。大洪殺人之罪遂敗。卒不知鬻杖者何人。市人千萬而遙適值之。因緣及其隱匿。此亦事之可怪者。

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莫知其的。詔欲謂之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則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最爲慎重有體。今以予觀之。殆天祿也。按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蟆于平津門外。註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予過鄧境。聞此石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南豐曾阜爲南陽令。題宗資碑陰云。二獸膊之所刻獨在。製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鱗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今詳其形。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

錢塘有聞人紹者。常寶一劍。以十大釘陷柱中。揮劍一削。十釘皆截。隱如秤衡。而劍鋒無纖跡。用力屈之如鈎。縱之鏗然有聲。復直如絃。關中种諤亦畜一劍。可以屈置盒中。縱之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其靈寶。則舒屈無方。蓋自古有此一類。非常鐵能爲也。

嘉祐中。伯兄爲衞尉丞。吳僧持一寶鑒來云。齋戒照之。當見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濡其鑒。鑒不甚明。髣髴見如人衣緋衣而坐。是時伯兄爲京寺丞。衣綠。無緣遽有緋衣。不數月間。英宗卽位。覃恩賜緋。後數年。僧至京師。蔡景繁時爲御史。嘗照之。見已着貂蟬。甚自喜。不數日。攝官奉祀。遂假蟬冕。繁終於承議郎。乃知鑒之所卜。唯知近事耳。

三司使宅本印經院。熙寧中。更造三司宅。自辟師政經始。宅成。日官周琮曰。此宅前河。後直太社。不利居

者。始自元厚之自拜日入居之不久。厚之謫去。而曾子宣繼之。子宣亦謫去。子厚居之。子厚又逐。而予爲三司使。亦以罪去。李奉世繼爲之。而奉世又謫。皆不緣三司職事。悉以他坐褫削。奉世去。安厚卿主計。而三司官廢。宅毀爲官寺。厚卿亦不終任。

嶺表異物誌記鱷魚甚詳。予少時到閩中。時王舉直知潮州。釣得一鱷。其大如船。畫以爲圖。而自序其下。大體其形如鼉。但喙長等其身。牙如鋸齒。有黃蒼二色。或時有白者。尾有三鉤。極銛利。遇鹿豕。卽以尾戟之以食。生卵甚多。或爲魚。或爲鼉。其爲鱷者不過一二。土人設鉤於犬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鱷尾而食之。則爲所斃。

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八九尺。視人輒淚下。舁至都中。數日方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見之。謂之海鸞師。然書傳小說未嘗載。按此物卽虎頭鯊也。能變虎。

邕州交阯之後。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遂有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時劉初知邕州。惡其惑衆。乃舁像投江中。至今亦無佗異。

洛中地內多宿藏。凡置第宅。未經掘者。例出掘錢。張文孝左丞始以數千緡買洛大第。價已定。又求掘錢甚多。文孝必欲得之。累增至千餘緡。方售。人皆以爲至愚。及營建廬舍。土中得一石匣。不甚大。而刻鏤

精妙。皆爲花鳥異形。頂有篆字二十餘。書法古怪。無人能讀。發匣得黃金數百兩。鬻之金價正如置第之直。劇掘錢亦在其數。不差一錢。觀其款識文畫。皆非近古所有。數已前定。則雖欲無妄費。安可得也。

熙寧九年。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卷入雲霄中。既而漸近。乃經縣城官舍民居略盡。悉卷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悉爲邱墟。遂移今縣。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言。天聖中。青州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此事五代時已嘗有之。予亦自兩見如此。慶歷中。京師集禧觀渠中冰紋皆成花果林木。元豐末。予到秀州。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畫家所爲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藥者。細花如海棠薔薇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氣象生動。雖巧筆不能爲之。以紙搨之。無異石刻。

熙寧中。河州雨雹。大者如雞卵。小者如蓮房。悉如人頭。耳目口鼻皆具。無異鐫刻。次年。王師平河州。蕃戎授首者甚衆。豈克勝之符豫告耶。

夢溪筆談卷之二十二

謬誤譌詐附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竹爲竹箭爲箭。蓋二物也。今採箭以爲矢。而通謂矢爲箭者。因其箭名之也。至於用木爲笴而謂之箭。則謬矣。

丁晉公之逐。士大夫遠嫌。莫敢與之通聲問。一日忽有一書與執政。執政得之不敢發。立具上聞。洎發之。乃表也。深自敍致。詞頗哀切。其間兩句曰。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北還之命。謂多智變以流人無因達章奏。遂託爲執政書。度以上聞。因蒙寬宥。

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爲進士狀首。揚歷貴近。曾謫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召使畫便廳掩障。自爲之記。自書于壁間。後人以其時名。至今嚴護之。其間敍畫水之因曰。設於聽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之。予竊意其心。以謂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屬。故繆以屏爲反坫耳。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其間敍草木異物。尤多繆妄。率記異國所出。欲無根柢。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香。花雞舌。葉藿。膠薰陸。此尤謬。旃檀與沉香兩木元異。雞舌卽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自是草葉。南方至多。薰陸小木而大葉。海南亦有薰陸。乃其膠也。今謂之乳頭香。五物迥殊。元

非同類。

丁晉公從車駕巡幸禮成。有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祗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玉。價直數百萬。上欲以賜輔臣。以足其數。晉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不須發尚衣帶。自有小私帶。且可服之以謝。候還京別賜可也。有司具以此聞。既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闊。上顧謂近侍曰。丁謂帶與同列大殊。速求一帶易之。有司奏唯有尚衣御帶。遂以賜之。其帶熙寧中復歸內府。

黃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誦于口。至上前。展奏目誦之。其實不見也。同列害之。密以他書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誦與奏目不同。歸乃覺之。遂乞致仕。

京師賣卜者。唯利舉場時舉人占得失。取之各有術。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問。皆曰必得。士人樂得所欲。競往問之。有邀以後之利者。凡有人問。悉曰不得。下第者常過十分之七。皆以謂術精而言直。後舉倍獲。有因此著名終身饗利者。

包孝肅尹京。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捽吏於庭。杖之七十。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抑吏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為姦。固難防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

李溥爲江淮發運使。每歲奏計。則以大船載東南美貨。結納當途。莫知紀極。章獻太后垂簾時。溥因奏事。盛稱浙茶之美。云自來進御。唯建州餅茶。而浙茶未嘗修貢。本司以羨餘錢買到數千斤。乞進入內。自國門挽船而入。稱進奉茶綱。有司不敢問。所貢餘者。悉入私室。溥晚年以賄敗。竄謫海州。然自此遂爲發運司歲例。每發運使入奏。舳艫蔽川。自泗州七日至京。予出使淮南時。見有重載入汴者。求得其籍。言兩浙牋紙三暖船。他物稱是。

崔融爲瓦松賦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耶。成式以昔耶爲瓦松。殊不知昔耶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

江南陳彭年博學書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歸朝。列于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頗爲詳洽。嘗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詰問。

海物有車渠。蛤屬也。大者如箕。背有渠壟如蚶殼。故以爲器。緻如白玉。生南海。尚書大傳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鄭康成乃解之曰。渠車罔也。蓋康成不識車渠。謬解之耳。

李獻臣好爲雅言。曾知鄭州。時孫次公爲陝漕。罷赴闕。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待制已治

裴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慙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爲三司軍將日曾喫却十三蓋鄙語謂遺杖爲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奉留一食耳

夢溪筆談卷之二十三

譏謔謬誤附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倡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只乞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謔。曰。此必三館吏人也。杖而遣之。

司馬相如敍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瀠洑潢漾。東注太湖。李善注。太湖所謂震澤。按八水皆入大河。如何得東注震澤。又白樂天長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杜甫武侯廟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姬室畝廣六尺。九畝乃五丈四尺。如此防風之身乃一餅餤耳。此亦文章之病也。●

庫藏中物。物數足而名差互者。帳籍中謂之色繳。音叫嘗有一從官知審官西院。引見一武人。於格合遷官。其人自陳年六十無材力。乞致仕。敍致謙厚。甚有可觀。主判攘手曰。某年七十二。尚能拳歐數人。此轅門也。方六十歲。豈得遽自引退。京師人謂之色繳。

舊日官爲中允者極少。唯老於幕官者。累資方至。故爲之者多潦倒之人。近歲州縣官進用者多除中允。遂有冷中允熱中允。又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爲之。近歲有自常官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

多除修撰。亦有冷撰熱撰。時人謂熱中允不博冷修撰。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堵而行。忽見一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嘆曰。暢哉。徐問之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梅曰。更快活也。

有一南方禪僧到京師。衣間緋袈裟。主事僧素不識南宗體式。以爲妖服。執歸有司。尹正見之。亦遲疑未能斷。良久。喝出禪僧。以袈裟送報慈寺泥迦葉披之。人以謂此僧未有見處。卻是知府具一隻眼。

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非心得。時人爲之語曰。問即不會。用則不錯。

張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期集于興國寺。題壁云。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其下云。君看姚嘩幷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官。

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虻。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不爾多爲蚊虻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爲蚊虻所毒。則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獨輪小車。馬鞍蒙之以乘。謂之木馬。挽車者皆衣韋袴。冬月作小坐牀。冰上拽之。謂之凌牀。予嘗按察河朔。見挽牀者相屬。問其所用。曰此運使凌牀。此提刑凌牀也。聞者莫不掩口。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善。有邑豪修醮。告當爲都工。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當爲都工。訟于星子云。職位顛倒。稱號不便。星子令封牒與告。告乃判牒曰。客僧做寺主。俗諺有云。散衆奪都工。教門無例。雖紫衣與黃衣稍異。奈本觀與別觀不同。非爲稱呼。蓋利乎其中有物。妄自尊顯。豈所謂大道無名。宜自退藏。無抵刑憲。告後歸貫登科爲健吏。至祠部員外郎江南西路提點

刑獄而卒。

舊制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羊肉半斤。祥符中。有人爲詩題所在驛舍間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增今俸。嘗有一名公。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戲爲一詩荅之曰。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未厭糟糠。僮僕豈免遭飢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喫酒喫肉何曾夢。爲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謁索覓甚麽。熙寧中。例增選人俸錢。不復有五貫九百俸者。此實養廉隅之本也。

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其數。時方期集于興國寺。符至。追所賜勑牒靴服。數人皆啜泣而起。曼卿獨解靴袍還使人。露體戴幞頭。復坐語笑。終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職。曼卿爲一絕句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從此罷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蔡景繁爲河南軍巡判官日。緣事至留司御史臺閱案牘。得乾德中回南郊儀仗使司牒檢云。淮來文取索本京大駕鹵簿。勘會本京鹵簿儀仗。先於清泰年中末帝將帶逃走。不知所在。

江南宋齊邱。智謀之士也。自以爲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于海陵。中主繼統。用齊邱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其後齊邱嘗有一小兒病閉閤謝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樂工。且雙瞽。作一詩書紙爲上。放入齊邱第中。詩曰。化家爲國實良圖。總是先生畫計謨。一箇小兒拋不得。上皇當日合何如。海陵州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

十。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嘗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吳中一士人。曾爲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附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毘陵。挈其徒飲倡家。顧謂一騶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殽來。李二謂李御史也。俄頃。郡廚以飲食至。甚爲豐腆。有一蓐醫適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之家。因語及之。李君極怪。使人捕得騶卒。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買飲食以紿坐客耳。李乃杖騶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別。唁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之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聞者莫不大笑。

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卽須入宿。遇豁宿。例於宿歷名位下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歷相傳謂之害肚歷。

吳人多謂梅子爲曹公。以其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鵝爲右軍。有一士人遺人醋梅與焐鵝。作書云。醋浸曹公一甕。湯焐右軍兩隻。聊備一饌。

夢溪筆談卷之二十四

雜誌一

延州今有五城。說者以謂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高萬典郡。始展南北東三關城。予因讀杜甫詩云。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乃知天寶中已有五城矣。

鄜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卽此也。生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悶悶而出。土人以雉尾裛之。乃採入缶中。頗似淳漆。燃之如麻。但煙甚濃。所霑帷幕皆黑。予疑其煙可用。試掃其煤以爲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爲之。其識文爲延州石液者是也。此物後必大行於世。自予始爲之。蓋石油至多。生於地中無窮。不若松木有時而竭。今齊、魯間松林盡矣。漸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造煤人蓋未知石煙之利也。石炭煙亦大。墨人衣。予戲爲延州詩云。二郎山下雪紛紛。旋卓穹廬學塞人。化盡素衣多未老。石煙多似洛陽塵。

解州鹽澤之南。秋夏間多大風。謂之鹽南風。其勢發屋拔木。幾欲動地。然東與南皆不過中條。西不過席張鋪。北不過鳴條。縱廣止於數十里之間。解鹽不得此風不冰。蓋大鹵之氣相感。莫知其然也。又汝南亦多大風。雖不及鹽南之厲。然亦甚於他處。不知緣何如此。或云。自城北風穴山中出。今所謂風穴者。已夷矣。而汝南自若。了知非有穴也。方諺云。汝州風。許州葱。其來素矣。

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幕之北今謂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謂之慶州予奉使嘗帳宿其下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胡人言黑水原下委高水曾逆流予臨視之無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東大抵北方水多黑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水爲龍盧龍卽黑水也黑水之西有連山謂之夜來山極高峻契丹墳墓皆在山之東南麓近西有遠祖射龍廟在山之上有龍舌藏于廟中其形如劍山西別是一族尤爲勁悍唯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謂之山西族北與黑水胡南與達靼接境

予姻家朝散郎王九齡常言其祖貽永侍中有女子嫁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醫朱嚴藥遂差貂蟬喜甚置酒慶之女子於坐間求爲朱嚴奏官貂蟬難之曰今歲恩例已許門醫劉公才當候明年女子乃哭而起徑歸不可留貂蟬追謝之遂召公才諭以女子之意輟是歲恩命以授朱嚴制下之日而嚴死公才乃囑王公曰朱嚴未受命而死法容再奏公然之再爲公才請及制下公才之尉氏縣使人召之公才方飲酒聞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門助教而死二醫一官不可妄得況其大者乎

趙韓王治第麻搗錢一千二百餘貫其他可知蓋屋皆以板爲笪上以方磚甃之然後布瓦至今完壯（塗壁以麻搗土·世俗遂謂塗壁麻爲麻搗·）

契丹北境有跳兎形皆兎也但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生於契丹慶州之地大漠中予使北日捕得數兎持歸蓋爾雅所謂蟨兎也亦曰蛩蛩巨虛也

蠟蟟之小而綠色者。北人謂之蠓。卽詩所謂蠓首蛾眉者也。取其頂深且方也。又閩人謂大蠅爲胡蠓。亦蠓之類也。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雁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雁來。卽此也。

熙寧中。初行淤田法。論者以謂史記所載涇水一斛。其泥數斗。且糞且溉。長我禾黍。所謂糞。卽淤也。予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鑿六陡門。發汴水以淤下澤。民獲其利。刻石以頌刺史之功。則淤田之法。其來蓋久矣。

予奉使河北。邊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往往銜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者。橫亘石壁如帶。此乃昔之海濱。今東距海已近千里。所謂大陸者。皆濁泥所湮耳。堯殛鯀于羽山。舊說在東海中。今乃在平陸。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乾之類。悉是濁流。今關陝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餘尺。其泥歲東流。皆爲大陸之土。此理必然。

唐李翺爲來南錄云。自淮泝流至于高郵。乃泝至于江。孟子所謂泝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淮、泗固嘗入江矣。此乃禹之舊跡也。熙寧中。曾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流無復能至高郵耳。

予中表兄李善勝曾與數同輩鍊朱砂爲丹。經歲餘。因沐砂再入鼎。誤遺下一塊。其徒丸服之。遂發懵冒。一夕而斃。朱砂至涼藥。初生嬰子可服。因火力所變。遂能殺人。以變化相對言之。旣能變而爲大毒。豈

不能變而爲大善．既能變而殺人．則宜有能生人之理．但未得其術耳．以此知神仙羽化之方．不可謂之無．然亦不可不戒也．

温州雁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牒．未嘗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山取材．方有人見之．此時尚未有名．按西域書．阿羅漢諸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雁蕩山芙蓉峯龍湫．唐僧貫休爲諸矩羅贊．有雁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此山南有芙蓉峯．峰下芙蓉驛．前瞰大海．然未知雁蕩龍湫所在．後因伐木．始見此山．山頂有大池．相傳以爲雁蕩．下有二潭．水以爲龍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峯．皆後人以貫休詩名之也．謝靈運爲永嘉守．凡永嘉山水．遊歷殆遍．獨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雁蕩之名．予觀雁蕩諸峯．皆峭拔峻怪．上登千尺．穹崖巨谷．不類他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原其理．當是爲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唯巨石巋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簾、初月谷之類．皆是水鑿（音漕去聲）之穴．自下望之．則高嵓峭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峯之頂．亦低於山頂之地．而世間溝壑中水鑿之處．皆有植土龕巖．亦此類耳．今成皐陝西大澗中．立土動及百尺．迥然聳立．亦雁蕩具體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既非挺出地上．則爲深谷林莽所蔽．故古人未見．靈運所不至．理不足怪也．

內諸司舍屋．唯祕閣最宏壯．閣下穹隆高敞．相傳謂之木天．

嘉祐中．蘇州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船中有二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鞓角帶．短皁布衫．

告授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船中有諸穀。唯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知崑山縣事。召其人犒以酒食。食罷。以手捧首而驅。意若懽感。正彥使人爲其治梳梳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爲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首而驅。

熙寧中。珠榮國使人入貢。乞依本國俗撒殿。詔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於殿檻之間。以金蓮花酌珠向御座撒之。謂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掃徹。得珠十餘兩。分賜是日侍殿閣門使副內臣。

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水浮多蕩搖。指爪及盌脣上皆可爲之。運轉尤速。但堅滑易墜。不若縷懸爲最善。其法取新繭中獨繭縷。以芥子許蠟綴于鍼腰。無風處懸之。則鍼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猶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歲首畫鍾馗于門。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宗懿母鄭夫人宗懿有妹名鍾馗。則知鍾馗之說亦遠矣。

信州杉溪驛舍中有婦人題壁數百言。自敍世家本士族。父母以嫁三班奉職鹿生之子。（鹿忘其名。）娩娠方三日。鹿生利月俸。逼令上道。遂死于杉溪。將死乃書此壁。具逼迫苦楚之狀。恨父母遠無地赴訴。言極

哀切。頗有詞藻。讀者無不感傷。既死。藁葬之驛後山下。行人過此。多爲之憤激。爲詩以弔之者百餘篇。人集之。謂之鹿奴詩。其間甚有佳句。鹿生、夏文莊家奴。人惡其貪忍。故斥爲鹿奴。

士人以氏族相高。雖從古有之。然未嘗著盛。自魏氏銓總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專任門地。唯四夷則全以氏族爲貴賤。如天竺以刹利、婆羅門二姓爲貴種。自餘皆爲庶姓。如毗舍首陁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姓。如工巧純陁是也。其他諸國亦如是。國主大臣各有種姓。苟非貴種。國人莫肯歸之。庶姓雖有勞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自後魏據中原。此族遂盛行于中國。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凡三世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得入者謂之四姓。其後遷易紛爭。莫能堅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陽盧、隴西李、滎陽鄭爲中族。唐高宗時。又增太原王、清河崔、趙郡李通謂七姓。然地勢相傾。互相排詆。各自著書。盈編連簡。殆數十家。至於朝廷爲之置官譔定。而流俗所徇。扇以成俗。雖國勢不能排奪。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謂之士族。此外悉爲庶姓。婚宦皆不敢與百家齒。隴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內。又如岡頭盧、澤底李、士門崔、靖恭楊之類。自爲鼎族。其俗至唐末方漸衰息。

茶芽。古人謂之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土又美。則新芽一發。便長寸許。其細如針。唯芽長爲上品。以其質幹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者。極下材耳。乃北人不識。誤爲品

題。予山居有茶論。嘗茶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來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閩中荔枝核有小如丁香者。多肉而甘。土人亦能爲之。取荔枝木去其宗根。仍火燔令焦。復種之。以大石抵其根。但令傍根得生。其核乃小。種之不復牙。正如六畜去勢。則多肉而不復有子耳。元豐中。慶州界生子方蟲。方爲秋田之害。忽有一蟲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鉗。千萬蔽地。遇子方蟲。則以鉗搏之。悉爲兩段。旬日子方皆盡。歲以大穰。其蟲舊皆有之。土人謂之傍不肯。

養鷹鸇者。其類相語謂之吽潎。吽音以參反。三館書有吽潎三卷。皆養鷹鸇法度及醫療之術。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窘於蛛網。蛛搏之。爲蜂所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徐行入草。蛛嚙芋梗微破。以獦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躁如故。自後人有爲蜂螫者。掇芋梗傅之則愈。

宋明帝好食蜜漬鰿鯿。一食數升。鰿鯿乃今之鳥鰔腸也。如何以蜜漬食之。大業中。吳郡貢蜜蟹二千頭。蜜擁劍四瓮。又何胤嗜糖蟹。大抵南人嗜鹹。北人嗜甘。魚蟹加糖蜜。蓋便於北俗也。如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問何物。皆用油煎。慶歷中。羣學士會於玉堂。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簣。令饔人烹之。久且不至。客訝之。使人檢視。則曰。煎之已焦黑而尚未爛。坐客莫不大笑。予嘗過親家設饌。有油煎法魚。鱗鬣虬然。無下筯處。主人則捧而橫嚙。終不能咀嚼而罷。

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腳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飲則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梅龍圖公儀官州縣時。沿牒至漳州。素多病。預憂瘴癘爲害。至烏腳溪。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爲毒水所霑。

兢惕過甚雖盱矍鑠忽墜水中至于沒頂乃出之舉體黑如崑崙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病盡除頓覺康健無復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

北岳常山今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爲界岳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今祠乃在曲陽祠北有望岳亭新晴氣清則望見大茂祠中多唐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克用題名云太原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親領步騎五十萬問罪幽陵回師自飛狐路卽歸雁門今飛狐路在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廣界卻自石門子冷水鋪入餅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唯北寨西出承天閣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太平興國中車駕自太原移幸常山乃由土門路至今有行宮

鎭陽池苑之盛冠於諸鎭乃王鎔時海子園也鎔嘗館李正威于此亭館尙是舊物皆甚壯麗鎭人喜大言矜大其池謂之潭園蓋不知昔嘗謂之海子矣中山人常好與鎭人相雌雄中山城北園中亦有大池遂謂之海子以壓鎭之潭園予熙寧中奉使鎭定時薛師政爲定帥乃與之同議展海子直抵西城中山王塚悉爲稻田引新河水注之清波瀰漫數里頗類江鄉矣

夢溪筆談卷之二十五

雜誌二

宣州寧國縣多枳首蛇。其長盈尺。黑鱗白章。兩首文彩同。但一首逆鱗耳。人家庭檻間動有數十同穴。略如蚯蚓。

太子中允關杞曾提舉廣南西路常平倉。行部邕管。一吏人爲蠱所毒。舉身潰爛。有一醫言能治。呼使視之。曰。此爲天虵所螫。疾已深。不可爲也。乃以藥傅其創。有腫起處。以鉗拔之。有物如虵、凡取十餘條。而疾不起。又予家祖塋在錢塘西溪。嘗有一田家。忽病癩。通身潰爛。號呼欲絕。西溪寺僧識之。曰。此天虵毒耳。非癩也。取木皮煮飲一斗許。令其恣飲。初日疾減半。兩三日頓愈。驗其木。乃今之秦皮也。然不知天虵何物。或云。草間黃花蜘蛛是也。人遭其螫。仍爲露水所濡。乃成此疾。露涉者亦當戒也。

天聖中。侍御史知雜事章頻使遼。死於虜中。虜中無棺槨。舉至范陽方就殮。自後遼人常造數漆棺。以銀飾之。每有使人入境。則載以隨行。至今爲例。

景祐中。党項首領趙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朝廷遣郎官楊告入蕃弔祭。告至其國中。元昊遷延遙立。屢促之。然後至前受詔。及拜起。顧其左右曰。先王大錯。有國如此。而乃臣屬於人。既而饗告于廳。其東屋後若千百人鍛聲。告陰知其有異志。還朝。祕不敢言。未幾。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創造蕃書。獨居一樓

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書胡禮。自稱大夏。朝廷興師問罪。彌歲。屢之戰士益少。而舊臣宿將。如剛浪陵遇、野利翬。多以事誅。元昊力孤。復奉表稱藩。朝廷因赦之。許其自新。元昊乃更稱兀卒曩霄。慶歷中。契丹舉兵討元昊。元昊與之戰屢勝。而契丹至者日益加衆。元昊望之大駭曰。何如此之衆也。乃使人行成。退數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許。引兵壓西師陣。元昊又爲之退舍。如是者三。凡退百餘里。每退必盡焚其草萊。契丹之馬無所食。因其退。乃許平。元昊遷延數日。以老北師。契丹馬益病。亟發軍攻之。大敗契丹于金肅城。獲其僞乘輿器服子婿近臣數十人而還。先是元昊後房生一子。曰甯令受。甯令者。華言大王也。其後又納沒臧訛唬之妹。生諒祚而愛之。甯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沒臧氏。授戈于甯令受。使圖之。甯令受間入元昊之室。卒與元昊遇。遂刺之。不殊而走。諸大佐沒臧訛唬翬仆甯令梟之。明日。元昊死。立諒祚。而貝訛唬相之。有梁氏者。其先中國人。爲訛唬子婦。諒祚私焉。日視事於國。夜則從諸沒臧氏。訛唬懟甚。謀伏甲梁氏之宮。須其入以殺之。梁氏私以告諒祚。乃使召訛唬。執於內室。沒臧強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餘人。悉誅之。夷其宗。以梁氏爲妻。又命其弟乞埋爲家相。許其世襲。諒祚凶忍好爲亂。治平中。遂舉兵犯慶州大順城。諒祚乘駱馬。張黃屋。自出督戰。陣者彊弩射之中。乃解圍去。創甚。馳入一佛祠。有牧牛兒不得出。懼伏佛座下。見其脫韝。血涴于踝。使人裹創舁載而去。至其國死。子秉常立。而梁氏自主國事。梁乞埋死。其子移逋繼之。謂之沒甯令。沒甯令者華言天大王也。秉常之世。執國政者有鬼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於軍事。以不附

諸梁。遷下治而死。存者三人。移逋以世襲居長。契次曰都羅馬尾。又次曰闕萌訛。略知書。私侍梁氏。移逋、萌訛皆以呢倖進。唯馬尾粗有戰功。然皆庸才。秉常荒孱。梁氏自主兵。不以屬其子。秉常不得志。素慕中國。有李青者。本秦人。亡虜中。秉常呢之。因說秉常以河南歸朝廷。其謀洩。青爲梁氏所誅。而秉常廢。

古人論茶。唯言陽羨、顧渚。天柱、蒙頂之類。都未言建溪。然唐人重串茶粘黑者。則已近乎建餅矣。建茶皆喬木。吳、蜀、淮南唯叢茭而已。品自居下。建茶勝處曰郝源、曾坑。其間又岔根、山頂二品尤勝。李氏時號爲北苑。置使領之。

信州鉛山縣有苦泉。流以爲澗。挹其水熬之。則成膽礬。烹膽礬則成銅。熬膽礬鐵釜。久之亦化爲銅。水能爲銅。物之變化。固不可測。按黃帝素問。有天五行。地五行。土之氣在天爲溼。土能生金。石溼亦能生金石。此其驗也。又石穴中水所滴皆爲鍾乳。殷孽春秋分時。汲井泉則結石花。大滷之下。則生陰精石。皆溼之所化也。如木之氣在天爲風。木能生火。風亦能生火。蓋五行之性也。

古之節如今之虎符。其用則有圭璋龍虎之別。皆櫝將之。英蕩是也。漢人所持節。乃古之旌也。予在漢東得一玉琥。美玉而微紅。酣酣如醉。肌溫潤明潔。或云。卽玫瑰也。古人有以爲幣者。春官以白琥禮西方是也。有以爲貨者。左傳加以玉琥二是也。有以爲瑞節者。山國用虎節是也。

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浚。祥符中。閤門祗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洫。權借浚汴夫。

自爾後三歲一浚。始令京畿民官皆兼溝洫河道。以爲常職。久之。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歲歲堙澱。異時京師溝渠之水皆入汴。舊尚書省都堂壁記云。疏治入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堙澱。京城東水門下至雍邱、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熙寧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予嘗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暈至泗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地勢。京師之地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於京城東數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見舊底。驗量地勢。用水平望尺幹尺量之。不能無小差。汴渠堤外皆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時爲一堰。節其水候。水平其上。漸淺涸則又爲一堰。相齒如階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高下之實。

唐風俗。人在遠或閨門間。則使人傳拜以爲敬。本朝兩浙仍有此俗。客至。欲致敬於閨闥。則立使人而拜之。使人入見所禮。乃再拜致命。若有中外則答拜。使人出復拜客。客與之爲禮如賓主。慶歷中。王君貺使契丹。宴君貺于混融江觀釣魚臺。戎主置酒謂君貺曰。南北修好歲久。恨不得親見南朝皇帝兄。託卿爲傳一杯酒到南朝。乃自起酌酒。容甚恭。親授君貺舉杯。又自鼓琵琶。上南朝皇帝千萬歲壽。先是戎主之弟宗元爲燕王。有全燕之衆。久畜異謀。戎主恐其陰附朝廷。故特勞恭順。宗元後卒以稱亂誅。

潘閬字逍遙。咸平間。有詩名。與錢易、許洞爲友。狂放不羈。嘗爲詩曰。散拽禪師來蹴踘。亂拖遊女上鞦韆。

此其自序之實也。後坐盧多遜黨亡命。捕跡甚急。閻乃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許洞密贈之詩曰。潘逍遙平生才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嗔爾口呶呶。罰教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條山神鎮長在。驅雷叱電依前趁出這老怪。後會赦以四門助教召之。閻乃自歸。送信州安置。仍不懲艾。復爲掃市舞詞曰。出砒霜。價錢可。贏得撥灰兼弄火。暢殺我。以此爲士人不齒。放弃終身。

江湖間唯畏大風。冬月風作有漸。船行可以爲備。唯盛夏風起于顧盼間。往往罹難。曾聞江國賈人有一術。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風景須作于午後。欲行船者。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至於巳時即止。如此無復與暴風遇矣。國子博士李元規云。平生遊江湖未嘗遇風。用此術。

予使虜至古契丹界。大薊茨如車蓋。中國無此大者。其地名薊。恐其因此也。如揚州宜楊。荆州宜荆之類。

荆或爲楚。楚亦荆木之別名也。

刁約使契丹。戲爲四句詩曰。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貔貍。皆紀實也。移離畢、官名。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如執衣防閤。匹裂小木罌。以色綾木爲之。如黃漆貔貍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狄人爲珍膳。味如狍子而脆。

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劫之。蓋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之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爲世戒。張乖崖鎮蜀。當

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君殊重厚。可以爲薄夫之檢押。此帖今在張乖崖之孫堯夫家。予以謂買書而爲終身之恨。近於過激。苟其性如此。亦可尚也。

陳文忠堯叟爲樞密。一日日欲沒時。忽有中人宣召。既入右掖。已昏黑。遂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時見有簾幃燈燭煒煌。皆莫知何處。已而到一小殿。殿前有兩花檻。已有數人先至。皆立廷中。殿上垂簾。蠟燭十餘炬而已。相繼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齊。唯記文忠、丁謂、杜鎬三人。其四人忘之。杜鎬時尚爲館職。良久。乘輿自宮中出。燈燭亦不過數十而已。宴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升殿就坐。御座設于席東。設文忠之坐于席西。如常人賓主之位。堯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宣諭不已。堯叟懇陳自古未有君臣齊列之禮。至于再三。上作色曰。本爲天下太平。朝廷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開宴。今日只是宮中供辦。未嘗命有司。亦不召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且欲促坐語笑。不須多辭。堯叟等皆趨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置之。堯叟悚慄危坐。上語笑極歡。酒五六行。膳具中各出兩絳囊置羣臣之前。皆大珠也。上曰。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得與卿等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費。羣臣欲起謝。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金重寶。酒罷已四鼓。時人謂之天子請客。文忠之子述古得於文忠。頗能道其詳。此略記其一二耳。

關中無螃蟹。元豐中。予在陝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爲怪物。每人家有病瘧者。則偕去挂門戶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爲閎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

福建劇賊廖恩聚徒千餘人。剽掠市邑。殺害將吏。江、浙爲之騷然。後經赦宥。乃率其徒首降。朝廷補恩右班殿直。赴三班院候差遣時。坐恩霑免者數十人。一時在銓班敍錄。其腳色皆理私罪或公罪。獨恩腳色稱出身以來並無公私過犯。

曹翰圍江州三年。城將陷。太宗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諭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唐吏部尚書張嘉福奉使河北。逆韋之亂。有敕處斬。尋遣使人赦之。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與此相類。得非有命歟。

慶歷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於色。有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到闕。卽時召對問河北水災何如。使臣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對曰。如喪考妣。上默然。既退。卽詔閤門。今後武臣上殿奏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爲文飾。至今閤門有此條。遇有合奏事人。卽預先告示。

予奉使按邊。始爲木圖寫其山川道路。其初徧履山川。旋以麪糊木屑寫其形勢於木案上。未幾寒凍。木屑不可爲。又鎔蠟爲之。皆欲其輕易賫故也。至官所。則以木刻上之。上召輔臣同觀。乃詔邊州皆爲木圖。藏於內府。

蜀中劇賊李順陷劍南兩川。關右震動。朝廷以爲憂。後王師破賊。梟李順。收復兩川。書功行賞。了無間言。

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尚在廣州巡檢使臣陳文璉捕得之乃眞李順也年已七十餘推驗明白囚赴闕覆按皆實朝廷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斬順賞文璉二官仍閤門祇候文璉泉州人康定中老歸泉州予尚識之文璉家有李順案款本末甚詳順本咏江王小博之妻弟始王小博反于蜀中不能撫其徒衆乃共推順爲主順初起悉召鄉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財粟據其生齒足用之外一切調發大貶貧乏錄用材能存撫良善號令嚴明所至一無所犯時兩蜀大饑旬日之間歸之者數萬人所向州縣開門延納傳檄所至無復完壘及敗人尚懷之故順得脫去三十餘年乃始就戮交趾乃漢唐交州故地五代離亂吳文昌始據安南稍侵交廣之地其後文昌爲丁璉所殺復有其地國朝開寶六年璉初歸附授靜海軍節度使八年封交趾郡王景德元年土人黎威殺璉自立三年威死安南大亂久無酋長其後國人共立閩人李公蘊爲主天聖七年公蘊死子德政立嘉祐六年德政死子日尊立自公蘊據安南始爲邊患屢將兵入寇至日尊乃僭稱法天應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尊公蘊爲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熙寧元年僞改元寶象次年又改神武日尊死子乾德立以宦人李尚吉與其母黎氏號鸞鸞太妃同主國事熙寧八年舉兵陷邕欽廉三州九年遣宣徽使郭仲通天章閣待制趙公才討之拔廣源州擒酋領劉紀焚甲峒破機郎決里至富良江尚吉遣王子洪眞率衆來拒大敗之斬洪眞衆殲于江上乾德乃降是時乾德方十歲事皆制于尚吉廣源州者本邕州羈縻天聖七年首領儂存福歸附補存福邕州衙職轉運使章頻罷遣之不受其地存

福乃與其子智高東掠籠州有之。存福因其亂。殺其兄。率土人劉川以七源州歸存福。慶歷八年。智高自領廣源州。漸吞滅右江田州一路蠻峒。皇祐元年。邕州人殿中丞昌協奏乞招收智高。不報。廣源州孤立無所歸。交趾覘其隙。襲取存福以歸。智高據州不肯下。反欲圖交趾。不克。爲交人所攻。智高出奔右江文村。具金函表投邕州。乞歸朝廷。邕州陳拱拒不納。明年。智高與其酋盧豹、黎貌、黃仲卿、廖通等拔橫山寨入寇。陷邕州。入二廣。及智高敗走。盧豹等收其餘衆歸劉紀下廣河。至熙寧二年。豹等歸順。未幾。復叛從紀。至大軍南征。郭帥遣別將燕達下廣源。乃始得紀。以廣源爲順州。甲峒者。交趾大聚落。主者甲承貴。娶李公蘊之女。改姓甲氏。承貴之子紹泰。又娶德政之女。其子景隆。娶日尊之女。世爲婚姻。最爲邊患。自天聖五年。承貴破太平寨。殺寨主李緒。嘉祐五年。紹泰又殺永平寨主李德用。屢侵邊境。至熙寧大舉。乃討平之。收隸機郎縣。

太宗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習山川勞苦。遠妻孥懷土之戀。兼外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師衞兵請糧者。營在城東者。即令赴城西倉。在城西者。令赴城東倉。仍不許傭僦車腳。皆須自負。嘗親登右掖門觀之。蓋使之勞力。制其驕惰。故士卒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青堂羌本吐蕃別族。唐末蕃將尙恐熱作亂。率衆歸中國。境內離散。國初有胡僧立遵者。乘亂挾其主錢逋之子喃厮囉東據宗哥邈川城。喃斯囉人號瑕薩錢逋者。胡言贊普也。喃厮華言佛也。囉華言男也。

自稱佛男。猶中國之稱天子也。立遵姓李氏。喁厮囉立。立遵與邈川首領溫溫音反。逋相之。有漢隴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東西二千餘里。宗哥邈川即所謂三河間也。祥符九年。立遵與喁厮囉引衆十萬寇邊。入古渭州。知秦州曹瑋攻敗之。立遵歸乃死。喁厮囉妻李氏立遵之女也。生二子。曰瞎氈、磨氈角。立遵死。喁厮囉更娶喬氏。生子董氈。取契丹之女爲婦。李氏失寵。去爲尼。二子亦去其父。瞎氈居河州。磨氈角居邈川。喁厮囉往來居青堂城。趙元昊叛命。以兵遮厮囉。遂與中國絕。屯田員外郎劉渙獻議通喁厮囉。乃使渙出古渭州。循末邦山至河州國門寺。絕河踰廓州至青堂。見喁厮囉。授以爵命。自此復通。磨氈角死。喁厮囉復取邈川城。收磨氈角妻子質於結羅城。喁厮囉死。子董氈立。朝廷復授以爵命。瞎氈有子木征。木征者。華言龍頭也。以其喁厮囉嫡孫。昆弟行最長。故謂之頭龍。羌人語倒。謂之頭龍。瞎氈死。青堂首領瞎藥雞羅及胡僧鹿尊共立之。移居滔山。董氈之甥瞎征伏羌蕃部李鉞星之子也。與木征不協。其舅李篤氈挾瞎征居結古野反。河。瞎征數與篤氈及沈千族首領常尹丹波合兵攻木征。木征去居安鄉城。有巴欺溫者。喁氏族子。先居結羅城。其後稍強。董氈河南之城遂三分。巴欺溫、木征居洮河澗。瞎征居結河。董氈獨有河北之地。熙寧五年秋。王子醇引兵始出路骨山。拔香子城。平河州。又出馬闌州。擒木征母弟結吳叱。破洮州。木征之弟巳氈角降。盡得河南熙、河、洮、岷、疊、岩六州之地。自臨江寨至安鄉城東西一千餘里。降蕃戶三十餘萬帳。明年。瞎木征降。置熙河路。

范文正常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已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

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

元豐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順寧寨圍之數重時寨兵至少人心危懼有倡姥李氏得梁氏陰事甚詳乃掀衣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廣人皆掩耳併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虜人度李終不可得恐且得罪遂託以他事中夜解去雞鳴狗盜皆有所用信有之

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校讐常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脫繆

夢溪筆談卷之二十六

藥議

古方言雲母麋服則著人肝肺不可去。如枇杷狗脊毛不可食。皆云射入肝肺。世俗似此之論甚多。皆謬說也。又言人有水喉氣喉者。亦謬說也。世傳歐希範眞五臟圖亦畫二喉。蓋當時驗之不審耳。水與食同嚥。豈能就中遂分入二喉。人但有咽有喉二者而已。咽則納飲食。喉則通氣。咽則下入胃脘。次入胃。又次入腸。又次入大小腸。喉則下通五臟出入息。五臟之含氣呼吸。正如冶家之鼓鞴。人之飲食藥餌。但自咽入腸胃。何嘗能至五臟。凡人之肌骨、五臟、腸胃雖各別。其入腸之物。英精之氣味。皆能洞達。但滓穢卽入二腸。凡人飲食及服藥旣入腸。爲眞氣所蒸。英精之氣味以至金石之精者。如細研硫黃朱砂乳石之類。凡能飛走融結者。皆隨眞氣洞達肌骨。猶如天地之氣。貫穿金石土木。曾無留礙。自餘頑石草木。則但氣味洞達耳。及其勢盡。則滓穢傳入大腸。潤溼滲入小腸。此皆敗物。不復能變化。惟當退洩耳。凡所謂某物入肝。某物入腎之類。但氣味到彼耳。凡質豈能至彼哉。此醫不可不知也。

予集靈苑方。論雞舌香以爲丁香母。蓋出陳氏拾遺。今細考之。尙未然。按齊民要術云。雞舌香世以其似丁子。故一名丁子香。卽今丁香是也。日華子云。雞舌香治口氣。所以三省故事。郎官日含雞舌香。欲其奏事對答。其氣芬芳。此正謂丁香治口氣。至今方書爲然。又古方五香連翹湯用雞舌香。千金五香連

翹湯無雞舌香。却有丁香。此最爲明驗。新補本草又出丁香一條。蓋不曾深考也。今世所用雞舌香。乳香中得之。大如山茱萸。剖開中如柿核。略無氣味。以治疾殊極乖謬。

舊說有藥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說。其意以謂藥雖衆。主病者專在一物。其他則節級相爲用。大略相統制如此爲宜。不必盡然也。所謂君者。主此一方者。固無定物也。藥性論乃以衆藥之和厚者。定以爲君。其次爲臣爲佐。有毒者多爲使。此謬說也。設若欲攻堅積。如巴豆輩。豈得不爲君哉。

金罌子止遺洩。取其温且澁也。世之用金罌者。待其紅熟時取汁熬膏用之。大誤也。紅則味甘。熬膏則全斷澁味。都失本性。今當取半黃時採乾搗末用之。

湯散丸各有所宜。古方用湯最多。用丸散者殊少。煑散古方無用者。唯近世人爲之。本體欲達五臟四肢者莫如湯。欲留膈胃中者莫如散。久而後散者莫如丸。又無毒者宜湯。小毒者宜散。大毒者須用丸。又欲速者用湯。稍緩者用散。甚緩者用丸。此其大概也。近世用湯者全少。應湯皆用煑散。大率湯劑氣勢完壯。力與丸散倍蓰。煑散者一啜不過三五錢極矣。比功較力。豈敵湯勢。然湯既力大。則不宜有失消息。用之全在良工。難可以定論拘也。

古法採草藥多用二月八月。此殊未當。但二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採掇者易辨識耳。在藥則未爲良時。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須取無莖葉時採。則津澤皆歸其根。欲驗之。但取蘆菔地黃輩觀。無苗時採。則實而沉。有苗時採。則虛而浮。其無宿根者。即候苗成而未有花時採。則根生已足。而又未衰。如今之紫

草未花時採則根色鮮澤過而採則根色黯惡此其效也用葉者取葉初長足時用芽者自從本說用花者取花初敷時用實者成實時採皆不可限以時月緣土氣有早晚天時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則四月花白樂天遊大林寺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蓋常理也此地勢高下之不同也如筆竹筍有二月生者有四月生者有五月方生者謂之晚筆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謂之晚稻一物同一畦之間自有早晚此性之不同也嶺嶠微草凌冬不凋幷汾喬木望秋先隕諸越則桃李冬實朔漠則桃李夏榮此地氣之不同一畝之稼則糞溉者先芽一邱之禾則後種者晚實此人力之不同也豈可一切拘以定月哉

本草注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誤也柚皮極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橙耳

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陰陽相反如此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種殆疎也又有刺麋鹿血以代茸云茸亦血耳此大誤也縝詳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筋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唯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堅如石計一晝夜須生數兩凡骨之頓成長神速無甚於此雖草木至易生者亦無能及之此骨之至強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髓也豈可與凡血爲比哉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凡用茸無樂太嫩世謂之茄子茸但珍其難得耳其實少力堅者又太老唯長數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如馬瑙紅玉者最善又北方戎狄中有麋麝麈駝麈極大而色蒼麂黃而無斑亦鹿之類角大而有文瑩瑩如玉其茸亦可用

枸杞。陝西極邊生者高丈餘。大可作柱。葉長數寸。無刺。根皮如厚朴。甘美異於他處者。千金翼云。甘州者爲眞。葉厚大者是。大體出河西諸郡。其次江池間埂上者。實圓如櫻桃。全少核。暴乾如餅。極膏潤有味。

淡竹對苦竹爲文。除苦竹外。悉謂之淡竹。不應別有一品。謂之淡竹。後人不曉。於本草內別疏淡竹爲一物。今南人食筍有苦筍淡筍兩色。淡筍卽淡竹也。

東方南方所用細辛。皆杜衡也。又謂之馬蹄香也。黃白拳局而脆。乾則作團。非細辛也。細辛出華山。極細而直。深紫色。味極辛。嚼之習習如椒。其辛更甚於椒。故本草云。細辛水漬令直。是以杜衡僞爲之也。襄、漢間又有一種細辛。極細而直。色黃白。乃是鬼督郵。亦非細辛也。

本草注引爾雅云。蘧、大苦。注。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莖青赤。此乃黃藥也。其味極苦。謂之大苦。非甘草也。

甘草枝葉悉如槐。高五六尺。但葉端微尖而糙澁。似有白毛。實作角生。如相思角。作一本生。熟則角折。子如小扁豆。極堅。齒嚙不破。

胡麻直是今油麻。更無他說。予已於靈苑方論之。其角有六稜者。有八稜者。中國之麻今謂之大麻。是也。有實爲苴麻。無實爲枲。又曰。牡麻。張騫始自大宛得麻油之種。亦謂之麻。故以胡麻別之。謂漢麻爲大麻也。

赤箭卽今之天麻也。後人旣誤出天麻一條。遂指赤箭別爲一物。旣無此物。不得已又取天麻苗爲之。滋爲不然。本草明稱採根陰乾。安得以苗爲之。草藥上品。除五芝之外。赤箭爲第一。此神僊補理養生上

業。世人惑於天麻之說。遂止用之治風。良可惜哉。以謂其莖如箭。既言赤箭。疑當用莖。此尤不然。至如鳶尾牛膝之類。皆謂莖葉有所似則用根耳。何足疑哉。

地菘卽天名精也。世人旣不識天名精。又妄認地菘爲火薇。本草又出鶴蝨一條。都成紛亂。今按地菘卽天名精。蓋其葉似菘。又似名精。（名精卽蔓精也。）故有二名。鶴蝨卽其實也。世間有單服火薇法。乃是服地菘耳。不當用火薇。（火薇。本草名稀薇。卽是猪膏苗。後人不識。亦重復出之。）

南燭。草木記傳本草所說多端。今少有識者。爲其作青精飯色黑。乃誤用烏臼爲之。全非也。此木類也。又似草類。故謂之南草木。今人謂之南天燭者是也。南人多植於廷檻之間。莖如朔蓂。有節。高三四尺。庵山有盈丈者。葉微似棟而小。至秋則實赤如丹。南方至多。

太陰元精生解州鹽澤大滷中。溝渠土內得之。大者如杏葉。小者如魚鱗。悉皆尖角。端正如龜甲。其裙襴小橢。其前則下剡。其後則上剡。正如穿山甲相掩之處。全是龜甲。更無異也。色綠而瑩徹。叩之則直理而折。瑩明如鏡。折處亦六角。如柳葉。火燒過則悉解折。薄如柳葉。片片相離。白如霜雪。平潔可愛。此乃稟積陰之氣凝結。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元精。乃絳州山中所出絳石耳。非元精也。楚州鹽城古鹽倉下土中又有一物。六稜如馬牙消。清瑩如水晶。潤澤可愛。彼方亦名太陰元精。然喜暴潤。如鹽鹹之類。唯解州所出者爲正。

稷乃今之穄也。齊晉之人謂卽積皆曰穄。乃其土音。無他義也。本草注云。又名糜子。糜子乃黍屬。大雅。維

秬維秠維糜維芑秬秠糜芑皆黍屬以色別丹黍謂之糜（糜音門）今河西人用糜字而音糜。

苦耽即本草酸漿也新集本草又重出苦耽一條河西番界中酸漿有盈丈者。

今之蘇合香如堅木赤色又有蘇合油如糊膠今多用此爲蘇合香按劉夢得傳信方用蘇合香云皮薄子如金色按之即小放之即起良久不定如蟲動烈者佳也如此則全非今所用者更當精考之。

薰陸即乳香也本名薰陸以其滴下如乳頭者謂之乳頭香鎔塌在地上者謂之塌香如臘茶之有滴乳白乳之品豈可各是一物。

山豆根味極苦本草言味甘者大誤也。

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黃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謂之青蒿亦恐有別也陝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兩株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同但常蒿色綠而此蒿色青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餘蒿並黃此蒿獨青氣稍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此爲勝。

按文蛤即吳人所食花蛤也魁蛤即車螯也海蛤今不識其生時但海岸泥沙中得之大者如棊子細者如油麻粒黃白或赤相雜蓋非一類乃諸蛤之房爲海水磽礪光瑩都非舊質蛤之屬其類至多房之堅久瑩潔者皆可用不適指一物故通謂之海蛤耳。

今方家所用漏蘆乃飛廉也飛廉一名漏蘆苗似箬葉根如牛蒡綿頭者是也採時用根今閩中所用漏蘆莖如油麻高六七寸秋深枯黑如漆採時用苗本草自有條正謂之漏蘆。

本草所論赭魁皆未詳審今赭魁南中極多膚黑肌赤似何首烏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檳榔有汁赤如赭南人以染皮製韋閩嶺人謂之餘糧本草禹餘糧注中所引乃此物也

石龍芮今有兩種水中生者葉光而末圓陸生者葉毛而末銳入藥用生水者陸生亦謂之天灸取少葉揉繫臂上一夜作大泡如火燒者是也

麻子海東來者最勝大如蓮實出屯羅島其次上郡北地所出大如大豆亦善其餘皆下材用時去殼其法取麻子帛包之沸湯中浸候湯冷乃取懸井中一夜勿令著水明日日中暴乾就新瓦上輕按其殼悉解簸揚取肉粒粒皆完

廣陵曩丁雲擾幸存饗宮兩廡析爲官舍儲粟之所士皆暴露時有子衿之歎大帥周侯開藩之二年慨然謂成俗之方本乎禮義學宮又禮義之本一日盡屏官舍儲廩於外因其舊扶顛易圮而新之既廣田租稍增生員尋又斥其餘刊沈公筆談爲養士亡窮之利今方領侈袂彬彬然禮義之風皆昔之在城闕者也夫教養相須既教而養之蔑如雖唐虞不能以化民此稷契二官所以相爲表裏也今既闕絃歌之地又開資給之源可謂教養兼得矣此書公庫舊有之往往賈易以充郡帑不及學校今茲及是益見薄於己而厚於士賢前人遠矣脩年代匱泮宮備校書之職謹識其本末且證辨訛舛凡五十餘字疑者無他本不敢以意驟易姑存其舊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筆談所紀皆祖宗盛時典故卿相太平事業及前世制作之美雖目見耳聞者皆有補於世非他雜誌之比云乾道

二年六月日。左迪功郎充揚州州學教授湯脩年跋。

沈括、錢唐人。兄遵徙蘇州。括以蔭任沭陽主簿。縣依沭水。卽周禮所謂浸曰沂沭。故蹟久爲汚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爲百渠。九堰。以節宣原委。得上田七千頃。復以吳縣藉登嘉祐八年進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爲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加龍圖閣學士。坐事謫均州。徙秀州。以光祿少卿分司居潤。卒。年六十五。括學術浩博。文藝深長。經史之外。天文方志。律歷音樂。醫卜諸家。無不通練。皆有論著。喜建事功。所著夢溪筆談行於世。此姑蘇志名臣小傳謂括與遵兄弟也。但馬氏又云。沈括、字存中。有長興集四十卷。沈遵、字文通。有西溪集十卷。俱爲翰林學士。括于文通爲叔。而年少于文通。世傳文通常稱括叔。今四朝史本傳以爲從弟者非也。文通之父曰扶。扶之父曰同。括之父曰周。皆以進士起家。官皆至太常少卿。王荊公志周與文通墓。及遼志其伯父振之墓可考。合諸家之說參之。當從馬氏。蓋兄弟命名。偏旁取義相肖。古今人皆然。沈氏曰同曰周。一代也。曰振曰扶曰括。二代也。曰遼曰遵。三代也。則四朝史與姑蘇志之誤無疑矣。括坐永樂事貶。晚居京口。自號夢溪。其自序云。予退處林下。深居絕過從。思平日與客言者。時紀一事于筆。則若有所晤言。蕭然移日。所與談者。唯筆硯而已。謂之筆談。其亦玩世不恭之詞歟。虞山毛晉識。

余閱范文穆公志云。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誥守蘇郡。始大脩設廳。規模宏壯。假省庫錢數千緡。廳既成。曾司不肯除破。時方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琪家藏本讐校素精。卽俾公使庫鏤版印萬本。每部

爲直千錢。士人爭買之。富室或買十許部。既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厨。今讀湯教授夢溪筆談跋。亦云。刊行是書。以充郡帑。以爲養士無窮之利。二事約略相似。不覺爲之撫卷而嘆。夫以吳郡、廣陵劇郡。緡費乃取給于浣花夢溪二老片紙隻字間。不聞征助之令。不見輸獻之苦。上恬下熙。相忘于無事。始信古人用心之不擾民也。方今人間願見未得之書。豈無百倍於杜詩、沈談者乎。況伍卒如饑鵰。田廬如縣罄。倘得天下司鐸師長。各就其風氣所嚮。留心簡策。步趨王琪、湯修年故事。不惟右文。兼可備武。是或一道也。晉又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夢溪筆談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沈括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徐